

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蜀山劍俠傳

五  
卷  
集

正氣書局印行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一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十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一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冊
還珠樓主：峨眉七矮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武俠長篇 蜀山劍俠傳 第五十集

基本定價金圓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Z 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KIN KWOK  
1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Y.

★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蜀山劍俠傳

第五十集

目錄

第一回

固魄仗靈丹散綺青霞消煞火  
艷歌生古洞飛光紫電鬥元凶

第二回

雷發紫霆珠霹靂一聲逃老魅  
身潛兜率傘香光百里困神嬰

第三回

寶鑑吐乾焰一擊搖芒彈月弩  
鬼聲逃魅影滿空飛血散花針

第四回

恩愛反成仇更憐歡喜獄成魂驚魄悸  
酷刑誰與受爲有負心孽報神滅形消

武俠  
長篇

# 蜀山劍俠傳 第五十集

還珠樓主著

## 第一回 固魄仗靈丹散綺青霞消煞火 豔歌生古洞飛光紫電鬥元凶

前文笑和尚，李洪，陳岩，甄良，甄兌等五人，在北海絳雲宮水底，海眼之下，幫助絳雲真人陸遜，破了邪法祕魔神音，和赤尸煞光，紅雲散花針，並將赤尸神君肉身震碎，大功告成，由主人陪往前殿，剛一落坐，便見七條血影，張牙舞爪，隱形飛來，笑和尚知道赤尸神君，想要報仇，事情已是危急，一面借着閑談，向其警告，說神君今日遭劫，實是轉禍爲福之機，如能化解前怨，自己帶有古仙人留賜的，三元固魄丹，便可送他一粒，說時，那七條血影，本是欲前又却，似在爲難。聞言忽轉喜容，笑和尚始終手持玉環，暗中查看，見神君先前盛氣，似已消退，好生歡喜，主人聞言，也頗忻慰，正在詢問得丹經過，忽見蘇憲祥，歸吾，虞孝，狄鳴岐，四人同駕遁光，匆匆飛進，見面和主人，互相禮見之後，便朝陳李二人急道，易道友不合一時氣憤，追一妖人，巧遇魔女鐵姝，誘入魔窟，赤身教主鳩盤婆，隨後趕到，將易道友，困入魔陣，施展九子母天魔大法，準備九鬼啖生魂，永除後患，易道友門下愛徒上官紅，得信趕去，如非途遇神尼，賜了一道靈符，一粒寶珠，入門便遭慘死，現時，師徒二人，同困陣內，倘有二十四日劫難，雖還不到出困日期，但是魔法利害，我們必須早爲準備才好，衆人

聞言大驚，陳岩更是悲憤，未容發話，猛瞥見一條血影，由斜刺裏飛來，笑和尚見赤尸神君，元神突然現形，知他明白自己此來用意，和那三元固魄丹妙用，祇爲得道多年，行輩甚高，不甘服低，意欲借此試探，以防求丹不成，反受譏嘲，先前原有成算，打好主意，一見血影，張牙舞爪，對面飛來，動作却不甚快，惟恐李陳諸人，不知細底，把事鬧僵，激出變故，忙用無形劍炁，擋在前面，暗用傳聲，急呼諸位不可妄動，我自 有道理，衆人祇李陳虞狄四人，不知細底，甄氏父子來時，早經笑和尚預告，不等招呼，先將李陳等四人止住，憲祥更是見聞衆多，素來謹細，見那血影，乃敵人七煞化身，明可隱形暗算，突然出現，飛行又緩，雖因來時笑和尚話已說完，不曾聽見，但料此舉，必有用意，果然，血影飛離笑和尚坐處一兩丈，便現遲疑之狀，剛怒吼得一聲，似要發作，笑和尚已先笑道，神君不必如此，自來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剝復消長之機，全在你自己了，話未說完，揚手一點，豆大青光，添輝四射，到了血影頭上，一聲大震，突然爆炸，血影立被震散，化爲七團黑氣，正發出極淒厲的怒吼，待朝笑和尚撲來，青光爆散以後，忽化爲大蓬青白色的光炁，祇一閃將七團黑影裹住，晃眼之間，便被裹緊，擠在一起，黑影意似憤極，連聲怒吼，強行掙扎，無如那青白色的光炁，越裹越緊，漸漸成了實質，層層包圍，往裏緊壓，終至由分而合，將那七團黑影，擠成一團，先還連聲怒嘯，不多一會，那被青光震散的殘餘血氣，隨同黑影緊束之際，全部消滅，黑影也逐漸合爲一體，成了人形，方始不再掙扎，祇是力竭神疲，十分狼狽，又隔有半

盞茶時，黑影中逐漸現出一條，赤身人影，和赤尸神君形貌，一般無二，青白光炁，也由厚而薄，逐漸往光中人影透進，到了後來，祇剩薄薄一層，緊貼在外，人形已自凝固，無異生人，衆人幾次，想要開口，均被笑和尚攔住，等到血影化盡，黑影由分而合，赤尸神君元神，已自凝煉，方笑說道，恭喜神君，轉禍爲福，與你元神合爲一體，百劫難分的，七煞赤尸血光，已被古仙人盤瑩留賜的，一粒三元固魄丹化去，當初爲了神君，曾習蚩尤三盤經，邪毒太重，如影隨形，不易分解，雖然受了不少苦痛，後來靈丹發生妙用，不特邪毒全消，元神更加堅凝，毫無損耗，反多補益，此去回轉仙山，祇照家師祖長眉真人，昔年遺偈，加意修爲，不特仙業遠大，連那數中注定的天劫，也因今日化去，主人海底清修，從不與人結怨，當初原因互相誤會，幾成不解之仇，今日神君，雖將法體失去，主人大奸珠宮貝闕，也成了一片瓦礫，何況旁人相助，無心誤傷，定數如此，與主人無干，即便不肯釋嫌修好，也應化去前仇，以免循環報復，誤人誤己，何苦來呢，隨說，手中靈訣，往前一揚，張口一股真氣，噴將出去，那緊附元神之外的，一層光炁，忽然一閃不見，全數往裏透進，赤尸神君，面上立現喜容，行動自如，如非留心查看，決看不出那是元神所化，笑和尚忙即起身，待要請其入坐，神君似因自己，通身赤裸，面有愧容，手方一揚，絳雲真人已起身笑道，多蒙道友大量，與諸位道友解圍，化敵爲友，道友衣冠，已然應劫，如不嫌棄，貧道已爲道友準備，請即服用如何，說罷，將手一招，兩旁門人侍者，忽然同時出現，衆人才知主人竟有準備，連繁

和尙先前，也未看出，好生驚奇，內兩門人，已捧了一套羽衣星冠，上前跪獻，赤尸神君隨手接過，穿上笑道，我此時如夢初覺，一切均在長眉真人，先機預示之中，昔年我會向真人說過，我蒙真人，屢次不殺之恩，此身早非我有，祇是真人之意，決不違背，多深仇恨，也可化解，何況本來無仇，祇爲當初幾句戲言，一朝之憤，才有今日，方才我已得知，諸位道友，乃峨嵋派門下，無如前習蚩尤三盤經，身受神魔無形暗制，怒火頭上，不特忘了昔年誓言，並還妄想，仗着身外化身，隱形報仇，後聽笑道友，說起來意，心雖驚喜，仍未全悟，祇知前古至寶，三元固魄丹，乃廣成子所煉，爲數不多，雖曾公賜門人後輩，尙有遺留，但祇傳聞，不知留藏何處，以爲此丹，具有凝魂固魄，煉氣復體，諸般妙用，更沒料到，具有那等神奇的威力，別的靈丹，均是內服，此獨自外而內，不特凝神固魄，並還將本身所附邪毒之氣，一齊化去，使我從此，去舊從新，棄邪歸正，與長眉真人，遺偶相應，並借此一場大難，掩去未來天劫，原來肉體雖失，從此歸入正道，仙業可望，豈非幸事，本來還想奉教些時，一則，劫後餘生，尙須靜養，急於回山，再則，來時因知主人，不是好惹，求勝心切，曾令門人，拿我法寶，四外埋伏準備，這次再如挫敗，便將這方圓千里的海底，震成粉碎，并將癸水雷珠，天乙玄冰，兩件水宮至寶破去，明知此舉，兩敗俱傷，無如祇圖洩憤，忘了利害，先前大敗，本就怒極心昏，又被一位隱名敵人，用佛家須彌手，抓了我一下，越發憤恨，來時暗發密令，說敵勢太強，我肉身已毀，正用七煞元神，與敵拚命，事若不成，仗着元



神化身，已煉到不死不滅境界，率性闖一大禍，至不濟，也將這座水宮，全部陸沈，化爲劫灰才罷，不過，敵人幫手，持有仙佛兩門至寶，事尚難料，特令衆門人，裏應外合，一同發難，他們對師忠義，見我歷久無音，必多憂疑，也須前往曉諭，從此便是同道，相見有日，要告辭了，笑和尚答道，我們尚還有事，改日再往仙山求教罷，絳雲真人，忙起陪話，一同親送出去，神君道聲，行再相見，便縱遁光，穿波而去，陳李二人，懸念易師徒安危，早就情急，李洪知道易靜，難期未滿，去早無用，雖然關心，還不怎樣，陳岩却是關心過甚，神智不寧，幾次想說話，均被笑和尚攔住，好容易把赤尸神君送走，大功告成，見主人又要請衆入宮，忙即辭謝，催衆起身，絳雲真人笑道，諸位道友之事，我不深知，但那鳩盤婆，魔法利害，易道友既有二十四日難劫，早去祇恐無益有害，既然道友非走不可，我也難爲強留，貧道癸水雷珠，乃恩師所傳，頗有妙用，每位奉贈一粒，聊報高義如何，笑和尚原意，水仙師兄妹二人，將來成道，均非三元固魄丹不可，自己受天乾山小男，與少陽神君之託，也要取兩粒癸水雷珠，但知此是水母，所留奇珍，不便啓齒，正想隨同回宮，設詞探詢，不料自願送上，心中大喜，忙笑答道，真人盛情嘉賜，敢不拜收，何況此寶，還有好些用處，承蒙厚賜，感謝不盡，我知真人，與閔仙姑，元嬰已固，大道將成，三元固魄丹，頗有用處，敬奉兩丸，聊報盛意如何，真人大喜，雙方各自收謝，一同告辭起身，剛出水宮，便見海面上，天乙玄冰，所化真氣，似兩道白虹，其長無際，由上空射下往水宮投去，海上仍是白霧瀾漫，

一片混茫，海水已漸復原狀，憲禪笑道，癸水威力，果不尋常，你看主人，爲了送客，忙着收法，并非容易，看此形勢，分明早已下手，也祇收有一半，可見先前威力之猛，李洪笑道，這話不差，我在幻波池，也曾見過癸水禁制，那有這等利害，笑和尚道，卽以絳雲真人而論，法力也真高強，我們末學後進，終是較差，他那門人，早就隱伏兩旁，我用玉環查看，竟未看出，雖是暗中設有法寶掩護，恩師所煉佛法寶，任多神妙，隱形法寶，竟會看他不出，主人法力之高，可想而知，說時，衆見陳岩，愁容滿面，沈吟不語，笑和尚和甄氏弟兄，因和陳岩，初見不久，尙不知陳易二人，是三生愛侶，又因開府後，所有男女同門，雖有幾人，多災多難，結局均無大害，如非師長，借此磨煉衆人道力，以各位師長法力，祇一出場，多利害的邪法，也非對手，雖聽易靜被困，敵人又是赤身教主鳩盤婆，魔教中惟一利害人物，總想易靜，乃元神煉成，一真大師，得意門人，南海玄龜殿散仙，易周之女，持有師傅七寶，便爲對付鳩盤婆之用，開府以後，又得師傅本門心法，和幻波池聖姑藏珍，暫時被困，祇是應有災難，難滿卽出，並還借此增長道力，得信時，雖然一樣失驚，並不十分愁急，又因絳雲宮之行，關係重大，起初祇想癸水雷珠，水府奇珍，向不借人，能求得一兩粒，去向天乾山小男，少陽神君復命，於願已足，不料每人，贈了一粒，卽便蘇陳虞狄四人，不便取用，李洪和甄氏父子，加上自己，也有五粒，將來三次峨嵋鬥劍，用以抵禦土精黃質的戊土真炁，所煉之寶，要少好些危害，心中喜慰，互談前事，又正飛往中土，反正爲時尙早，未暇詳

詢，及見陳岩，那等悲憤愁急之狀，覺得奇怪，方要設詞探詢，李洪已先向憲祥問道，水宮相隔海面數千丈，上面又佈滿癸水雷珠，與天乙玄冰，易師姊被困之事，如何得知，憲祥答道，我們四人，正在牌坊下面等候，先是一道金光，光中一隻大手，由裏面追出一條血影，晃眼便同隱去，待了一會，忽見前輩女仙嚴嫵姆元神現身，說他昔年成道時，曾在北海，尋一道書，誤入水母仙府，連經奇險，因見宮中，景物靈奇，認定道書藏珍，必在裏面，連遇艱危，始終不懈，後來深入水宮重地，道書藏珍，不曾尋見，人却陷入埋伏，被雷珠玄冰困住，眼看危急萬分，忽聽有人發話，才知那是水母閉關清修之所，先仗法寶之力，連衝破了七層禁地，這末一層，却是癸水精英，凝聚之地，加上仙法禁制，埋伏重重，萬衝不破，如仗法寶防身，靜心耐守，或者還能挨到十四甲子以後，水母道成開關，一同出去，稍一躁妄，強與相抗，將所有禁制，一齊觸動，任憑多高法力，也必形神皆滅，死而後已，嫵姆便問，可有解救，水母答說，一是拜在他的門下，一同苦守，他平一齊出困成道，一是將來，爲他代辦一事，任其挑選，嫵姆因已拜師，便答應了第二件，話剛回復完畢，忽見前面，現出一幢銀光，罩向身上，擁了自己，由萬丈神雷之中，通行出來，直達海面之上，方想所辦何事，未及詢問，銀光閃處，落下一部道書，一封柬帖，打開一看，原來新近坐化的師父，乃水母元神，轉世行道，此舉竟是試驗他的道心毅力，所說的事，便指今日，援救絳雲真人而言，（事詳蜀山前傳，原定全書告成，同時付印，茲因海內外讀者，函電催促，星島僑胞林君并以

厚儀相覲，雖未拜登，實感雲情，準於九月份起，與本書同時刊行，月出一集，至全書八集，完成爲止，以酬讀者厚愛，並此奉佈，隨說起易道友，被困之事，原來易靜，英瓊，癩姑，師徒數人，自從智激丁南公，逼走九烈神君之後，因余英男師徒，奉命來歸，巧收火无害，又收了竺氏三姊弟爲徒，金蟬等男女同門，聽說赤身教主鳩盤婆，不久來犯，易靜將有大難，祇奉師命，有事往的幾個，和沙余，米余，李健，韓玄四小，相繼辭別，餘人多想候到易靜事完再去，誰也不肯先走，小輩仙俠，雲集幻波池內，一時冠裳如雲，聲勢大盛，每日互相觀摩，或是相助興建，遊覽全山靈景，演習五行仙遁，快樂非常，光陰易過，一晃多日，並無絲毫徵兆，易靜自與丁南公，鬥法之後，功力大進，因在前生，本是玉骨冰肌，花容月貌，爲受鳩盤婆之害，將元身失去，一時氣憤，蒙恩師相助，受盡苦難，始將元神，凝煉成形，人已十分醜怪，起初原想借此免去情孽糾纏，及至陳岩一來，劫後重逢，情愛祇有更深，力請將來合藉雙修，祇圖常共晨夕，別無他念，始知前兩生的疑慮，全出誤會，越想越覺愧對，深悔以前，不應百計峻拒，使其歷劫三生，多經憂危苦痛，好容易劫後重逢，昔年玉貌如花，化爲嫫母，雖然從此地老天荒，不再乖違，而形類童嬰，人同骨立，連使對方，眼皮消受，都不能如意，益發問心難安，於是想起兩個罪魁禍首，內中一個，本是夙孽，運數所限，不去說他，最可恨是女魔鳩盤婆，始而縱容門人魔女鐵姝，施展邪法，收攝魂魄厲魄，煉那白骨神魔，行凶害人，被自己無心撞破，彼時深知他師徒，凶惡難惹，魔法又高，並未打

算多事，魔女偏生恃強欺人，雙方動手，鬥了三日三夜，未分勝敗，後被師父好友，神尼芬陀，路過發現，將鐵姝打敗，於是成仇，鳩盤婆一味袒護鐵姝，不計是非，暗佈魔陣，將自己誘去，困入陣內，幸蒙恩師趕來，救回山去，無如所中邪毒太深，難於補救，又想起平日所受辛苦艱難，九死一生，均由貌美而起，憤極之下，不特不想重生，並還苦求師父，將元神煉得這等醜怪，追原禍始，全由鳩盤婆，縱徒護短而起，下山時，本向恩師立誓，仗着師傅七寶，前往魔宮報仇，恩師再三勸阻，說仇人數限未盡，早去決難成功，反有危害，令先回南海，見過父母兄嫂，不久轉投峨嵋門下，機緣一至，立可成功，祇是事前，還有一場險難，能否躲過，尙還未定，自從奉命幻波池，開府以來，每一想起，仇人師徒，便自痛恨，早想前往魔宮，一探虛實，一則，開府不久，聖姑遣留道書，和五行仙遁，也剛通曉，偌大一座仙府，加上鵬猿師徒，不滿十人，不便離開，更須防到強敵來犯，以致遷延至今，兀南公這一難關，已然過去，人也增加不少，本就打算，報復前仇，我不尋他，他到尋我，豈不可氣，因知癩姑，爲人持重，如被得知，決不容自己，冒失犯險，想等仇人師徒，尋上門來，仗着幻波池的地利，與聖姑留存的，埋伏禁制，報仇除害，及至候了多日，鳩盤婆師徒，始終未到，心漸不耐，暗付下山時師傅，與聖姑所留的，兩部道書，已全通曉，祇等仇人師徒來過，便可爲本門，開建別府，發揚光大，反正定數難移，敵來我往，均是一樣，魔法雖然利害，憑着師傅七寶，和下山時，所賜法寶藏珍，即便不能全勝，決不致爲敵所害，怕他何來，

與其枯守待敵，何如直赴魔宮，見機行事，將其引發，好使早完早了，除此隱患，早辦正事，主意打定，偏生金蟬，朱文，石生等，均是初來，久聞幻波池仙府靈景，彼此同門，情分又厚，身是主人，不便獨自離開，祇得罷了，易靜爲人強毅，想到必做，雖因坐有佳客，暫時隱忍，無如日前，陳岩一來，將那多少年來，靜如止水的道心，引起了微波，因覺以前，許多愧對，對於仇敵，更加恨毒，又因近日道書上，所現仙示，和以前下山時，恩師遺偈，互相對證，好似自己，雖有一場險難，仇人也必由此遭報伏誅，於是復仇之心更急，如非金石等人，仙府小住，已早起身，本就時刻尋思，仇敵如再不來，何時前往，這日朱文想起甲若蘭，雲紫綃，兩女同門，一個遭遇可憐，一個年淺力薄，欲將二人，接來幻波池中，聚上些時，易靜本喜若蘭，溫柔忠厚，當銅椰島分手時，約定將來接他往幻波池聚首，一別數年，彼此有事，不曾再見，日前和英瓊說起，還在想念，紫綃更是女同門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和向芳淑一樣，人既嬌美，又最口甜，誰都喜愛，下山時，紫綃通行火宅嚴關，未得如願，留山修煉，下山以前，曾向自己哭訴，說他年幼道淺，將來就得二次下山，也須各位師姊師兄，提攜照護，神情十分依戀，楚楚可憐，彼時，曾經力允，助他成道，也是一別多年，未曾相見，連日反正無事，正好同往，將二女接來幻波池，聚上些日，便告朱文，意欲同往，這時，衆人三三兩兩，各自結伴閑遊，未在一起，金蟬本和朱文，形影不離，當時却因癩姑，取笑了兩句，偶然睹氣，未在一起，祇朱易二人，獨立靜瓊谷，危崖之上，指點烟嵐，并肩閒

談，朱文想念若蘭，一高興，忘了易靜不久，便有危難，聞言立即贊好，依了易靜，無須留話，就此起身，朱文却恐衆人懸念，遙望余英男，新收弟子火无害，帶了許多仙果，由山外飛回，連忙招手喚下，令其轉告衆人，說是往接申雲二女，不久即回，說罷，起身，二女飛行，本極神速，到了路上，朱文忽想起易靜，不應離開，意欲勸阻，易靜笑說，我自入居幻波池以來，從未離山一步，難得借此一行，一覽江南山水之勝，何況，往返不消多時，難道就這半日光陰，有什差錯不成，朱文還未及答，忽見一道本門遁光，由斜刺裏飛過，忙趕過去，將其攔住一看，正是裘芷仙，身已受傷，左肩頭上，流着紫血，面容慘變，孤身一人，仗着仙劍寶光，尙還不弱，面容慘變，正在忘命飛馳，似有強敵在後，窮追光景，見了易朱二女，驚喜過度，哭喊得一聲，二位師姊救我，人便昏倒，易靜平日，本喜芷仙，溫婉恭謹，又知他以前，經歷甚慘，身世可憐，十分愛護，平日還在思念，見狀知他雖然根骨較差，平日却肯下苦用功，勤於修爲，人又本分，照此情勢，必是費了好些心力，由右元十三限，通行過來，剛剛下山不久，便遇妖邪，因是下山最遲，無人結伴，勢孤力弱，致爲所敗，並還受傷，不禁又憐又怒，連忙一把抱住，連呼師妹不必害怕，有我二人在此，必能爲你復仇除害，一面，取出身帶靈丹，按向傷口，正待行法醫治，朱文平日，也最可憐芷仙遭遇，正準備救醒轉來，詢問經過，猛瞥見側面芷仙來路，密雲層中，飛來一道赤陰陰的妖光，料是妖人，乘勝追趕，想將芷仙擒去，不由怒火上升，回顧芷仙，被易靜扶住，尙自昏迷不醒，心想區區

妖邪，何值兩人動手，也沒和易靜商計，一聲清叱，飛身迎去，易靜本要隨同追趕，因見芷仙傷口，流着紫血，半身已成黑色，分明傷毒甚重，祇得顧人要緊，沒有當時追去，便將遁光按落，又取了兩粒靈丹，塞向口內，一面行法，運用本身真元之氣，爲他消解邪毒，隔了一會，芷仙方始醒轉，一問經過，才知芷仙起初，自知根骨稟賦，均不如人，本無下山之想，日在仙府之中，用功苦煉，對於師長同門，最是恭謹，見人便卽殷勤求教，衆男女同門，也都對他同情，無形中，得了好些益處，自己還不知道，這日想起，福薄命苦，眼看衆男女同門，紛紛下山行道，祇自己一人獨留，一時傷感，心想我已修煉多年，又蒙恩師，賜服過兩次靈丹，近日連黃人瑜，和周雲從，兩個功力最淺的，尚且下山，我何不往右元十三限，試上一試，卽便不作下回之想，好歹也可試試自己年來道力，主意打定，便運用本門心法，守定心神，往右元十三限內走去，初意此舉，難如登天，決通不過，也許還要受到好些危難，所幸值年師長，是白雲大師，人最寬厚，憐愛自己，遇到危急之際，祇一跪祝，立可出險，胆子較大，那知開頭也頗艱難、剛陷禁制之中，忽然想起，師長將來道成，全要飛升，不乘此時，紮下根基，他年依傍何人，禍福凶危，命中注定，似此畏難苟安，何時才有成就，想到這裏，猛觸靈機，更不再胆小害怕，祇照平日用功時光景，守定心神，把一切可喜可怖之景，完全付之幻相，不問前途，是何境界，那怕刀山火海，也照直從容走去，果然不消多時，竟將十三限嚴關通過，心方驚喜，出於意外，忽見值年女弟子郁芳蘅，手持一口仙劍，一副錦



囊走來，見面道喜，說值年師長，知他今日道成，特賜錦囊仙劍，以備下山行道之用，師妹根骨太差，全仗人好，道心堅定，師長同門，全憐愛，才有今日，但是夙孽太重，孤身下山，危難當所不免，如不修積外功，又無成道之日，去留任意，此時下山，却須隨時留意，各位師長，休寧島未歸，白雲大師，現正人定，此是昨日所言，令我轉告師妹，自打主意，說罷走去，芷仙聞言，驚喜交集，但一想到，目前羣邪勢盛之際，孤身下山，必多凶險，起初有些胆怯，在仙府中，留了數日，不敢起身，這日，正將師傳仙劍，和防身法寶，取出演習，猛想起自己能有今日，死裏逃生，全出恩師，與恩人李英瓊所賜，近聞他小易靜癩姑，幻波池開建仙府，功力大進，以前爲了法力淺薄，不能前往，空自思念，無計可施，不料師長恩憐，苦志用功，居然有了山之望，何不就這機會，往幻波池，探望恩人，向其求教，如蒙指點，或許隨同一起修煉，豈非萬幸，峨帽雖依還嶺，共祇千餘里之遙，方向途程，均聽英瓊說過，不止一次，趁此無事，前往相依，英瓊爲人義氣，定必樂於玉成，決不坐視，主意打定，往尋芳術，早殿門未開，不敢驚動，祇得望門下拜，二次叩謝師恩，拜辭起身，剛到上面，大師兄諸葛警我，忽由外飛回，見芷仙居然通過嚴關，奉命下山，也頗代他喜慰，笑說，師妹能有今日，可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功未自用，祇是孤身一人，途中如遇妖邪，諸多可慮，我蒙藏靈子老前輩，賜我防身靈符一道，尙未用過，此去如遇危難，祇將靈符展動，飛行便比往常，要快得多，任受重傷，祇不開口說話，也可將你送到地頭，不致中途遇

害，芷仙大喜拜謝，又問明了依還嶺的途向，方始起身，一路疾飛，不覺走有多半途程，方想照大師兄所說，至多還有個把時辰，便可到達，沿途雲白天青，並無異兆，心正歡喜，忽見前面，高峯插雲，上矗天際，因恐罡風力大，意欲繞峯而過，那知初次獨飛，把路走偏，先見途中無事，以為不久，便可到達，高興頭上，不會在意，後來飛行漸遠，覺着沿途，亂山如林，雖與平日所聞相同，所說用作標記的山形，怎未見到一處，方疑把路走錯，忽見前面山谷中，一股黑烟，向空直射，晃眼展佈開來，芷仙前被妖人喬瘦藤攝去，曾見過兩個利害妖黨，均是這等道路，心雖吃驚，一則趕路心切，遙望前面雲中大山，與衆人所說的，依還嶺相似，再者，下山時，得了兩件飛劍法寶，前在峨嵋，又曾見到好幾次，極驚險的，鬥法場面，長了好些經歷，這時，忽然想，將來在外行道，這等怕事，如何能行，心胆立壯，仍未想到與妖邪對敵，祇想繞越過去，便罷，那知谷中妖道，早用邪法，看出來人，是個美貌少女，生了邪心，一面用邪法，攔住去路，人早飛起，芷仙還不知道，敵暗我明，踪迹已露，剛往側飛，想將黑烟避過，忽聽一聲，磔磔怪笑，由斜對面，飛來一片，灰黃妖光，中一妖道，一手握着一面妖旛，一手拿着一口寶劍，攔住去路，覺着面熟，定睛一看，竟是昔年，在喬瘦藤洞中，見到過的，妖黨之一，那妖道名叫飛刀真人伍良，曾想背了喬瘦藤，用邪法強制奸淫未遂，一怒而去，不料狹路相逢，知其不懷好意，又驚又怒，不等開口，便將飛劍放出，妖道一見芷仙，竟會投到正教門下，學成飛劍，也自驚奇，一面發出兩口飛刀，上前

迎敵，口喝賤婢，速即投降，隨我回山快活，還可免死，芷仙恨極妖道，上來便以全力施爲，妖道飛刀，自非峨嵋仙劍之比，略一接觸，便覺不支，妖道偏是色欲蒙心，不知利害，一面飛刀迎敵，一面暗使邪法，志在擒人，心神一分，吃芷仙飛劍，將兩口飛刀，一齊裹住，祇一絞，便成粉碎，妖道大怒，邪法也自準備停當，忙即施爲，芷仙如將身劍合一，也可無害，無如想起以前遭遇，心中痛恨，分外眼紅，又見妖道，飛刀已破，越發胆壯，不特沒有退志，反想就勢除害，一指劍光，便即追去，妖道看出利害，忙施邪法，隱形遁走，準備避開來勢，再作計較，誰知飛劍神速，一任逃遁得快，左膀仍被劍光掃中，幾乎斬斷，經此一來，頓犯凶心，想將芷仙殺死洩憤，揚手飛起兩道，尺許長的，釘形血光，芷仙畢竟初次臨敵，無什經歷，一見妖道，受傷逃遁，還待指揮劍光，跟踪追去，猛瞥見兩道血光飛來，忙縱遁光閃避，一面招回劍光防護，已自無及，左肩頭上，竟被妖釘，打中了一下，這還是妖道雖然痛恨敵人，色心猶在，妄想生擒到手，任意奸淫，再行殺以洩憤，料知妖釘奇毒，任是多高法力的人，中上也必昏倒，未下毒手，第二釘已自回收，否則，命必不保，芷仙覺着傷處，脹痛酸麻，心神迷忽，似要昏倒，情知不妙，惟恐落在妖道手內，身遭慘死，還受凌辱，恰好飛劍收回，忙把靈符取出，微一展動，心神便寧靜了些，祇是傷處奇痛，不敢再戰，忙縱遁光，加急逃去，逃到寶城山上，發現把路走偏，匆匆折回，恰遇易靜，朱文，將其救下，剛一出聲，人便昏死，易靜問完前事，因朱文追敵未歸，恐妖人邪法利害，意欲追去，

芷仙新愈，元氣虧耗，須人照看，心正尋思，猛又瞥見一道遁光，穿雲飛來，正是方丈想往尋訪的，同門師妹，墨鳳凰申若蘭，好生喜慰，匆匆不暇多言，忙囑若蘭，速將芷仙，送往幻波池。自己往助朱文，同除妖邪就來，若蘭笑諾，扶了芷仙，一同飛走，易靜說完起身，朝朱文去路追去，飛約二百餘里，始終不見敵我影迹，心正疑慮，偶然發現前面高峯之下，有一山谷，想起芷仙，方才所說，料是妖窟在下，朱文也許中了誘敵之計，忙即往下飛落，到地一搜，果見谷底，有一崖洞，甚是高大，好似一片絕壁，剛用邪法開裂，隱聞男女笑語豔歌之聲，入內一看，不禁怒從心起，原來洞共兩層，外層石室數間，甚是整潔，邪法照明，宛如白晝，內層是一廣場，十分高大，洞頂銀燈百盞，燦如繁星，下面鋪着畝許方圓，一片錦茵，十餘對少年男女妖人，赤身露體，正在口唱豔歌，互相交合，追逐爲樂，淫媾之狀，千奇百怪，污穢不堪入目，一時氣憤，一指劍光，飛將上去，祇一絞，當時殺死了一大片，內有兩個妖徒，見勢不佳，一面逃遁，一面大聲急呼求救，易靜恨他不過，揚手又一太乙神雷，數十百丈，金光雷火，自手發出，震天價一聲霹靂，連死帶活，一齊粉碎，妖洞也被震塌了半邊，滿地血肉狼藉，因洞中祇此兩層，更無門戶，以爲已盡於此，正待回走，忽想起妖徒事前，仰首向上，急呼師祖救我，莫非妖人，藏在洞頂石壁之內不成，心方一動，待要回身查看，耳聽近頂洞壁，軋軋之聲，山石似要崩裂神氣，未及注視，忽又聽洞外，有人急呼，徒兒們快來，身隨人進，由外面飛進一個，身材瘦長，搭着一張死人嘴臉的妖道，右膀已被人

斬斷，頭破血流，狼狽飛來，正與芷仙所說妖道，飛刀真人伍良，一般形貌，更不尋思，揚手一雷打去，妖道也是惡貫滿盈，該當數盡，到前，明聽洞中，雷聲猛烈，因在途中，和朱文苦鬥，所用邪法異寶，全被天遁鏡破去，因奉師命，惟恐引鬼上門，還不敢就逃回山，一味隱遁閃避，朱文偏是窮追不捨，後來，連受重傷，萬般無奈，祇得施展化血分身邪法，也不問是否再被敵人看破，忘命一般逃回，雖聽雷聲，終想妖師，隱藏洞壁之內，苦煉多年，邪法甚高，便遇強敵，也可無慮，成見已深，匆匆不暇尋思，直飛進來，入門務現洞壁坍塌，尸橫滿地，血肉狼藉，才知不妙，心中一驚，目光到處，瞥見一個小若童嬰，貌相奇醜的道姑，迎面飛來，人還未及看真，眼前倏地一亮，已被太乙神雷，震成粉碎，易靜一雷，剛把妖人伍良打死，便聽的一聲大震，正面洞壁，忽然中分，一片紅光，擁着一個，白髮紅顏，身材微胖，一部絡腮長鬚，手持蒲扇的，短裝妖人，在妖光環擁之中，跳舞而出，易靜更不待慢，一指劍光，飛將過去，妖人笑道，你是女神嬰易靜麼，無故傷我徒子徒孫，今日遇見我宋鬚子，就來得去不得了，話未說完，手中蒲扇，往外一揮，便有一片紅光，將易靜飛劍逼住，易靜見狀大驚，看出妖人邪法利害，暗忖這妖孽，雖不曾聽人說過，看那護身紅光，似由人身發出，本門仙劍，何等威力，竟被扇上妖光逼住，似有極大力量，擋住前面，不得近前，並還知道我的名姓來歷，口出狂言，莫要中了他的道兒，便留了心，一面留神妖人的動作，一面暗中戒備，事有湊巧，易靜門人上官紅，因聽說起，乃師不久有難，終日憂慮，知

道師父，鍾愛自己，隨身七寶，到有兩三件，是在自己手內，雖然師父，法力高強，隨身七寶，均與心靈相合，隨時均可回收，畢竟帶在身旁，要好得多，免得萬一變生倉促，不及取用，再四向師求說，請將所賜法寶，暫停收回，易靜見愛徒，對他忠義，不願辜負他的孝心，祇得應允，當日剛將法寶收回，恰在身旁，看出妖人利害，不似尋常，便將牟尼散光丸，暗中取了一粒，並將兜率寶傘，隱去寶光，暗中放起，護住全身，又將六陽神火鑑，與滅魔彈月弩，準備停當，一面暗用本門禁制，封閉出口，以防妖人，乘隙遁走，易靜一向自恃玄功變化，身帶仙府奇珍又多，遇敵時，總是從容不迫，相機應付，從來不曾這等謹慎，當日因見那妖人，好些異樣，走起路來，不住跳舞搖擺，面上老帶笑容，自稱宋鬍子，名字甚生，從未聽過，照着先前所見，必是一個，淫凶狠毒的，利害妖邪，偏生得那等慈眉善目，未語先笑，一臉和氣，護身妖光，又是那等強烈凝固，看去直似尺許厚的紅巴晶玉，貼在身上，如非隨同身子手足，舞動自如，直似丈許大小一塊紅水晶，將人包沒在內，越看越奇，忽想起此人形貌，頗似昔年，被大師伯玄貞子，追戮數年，未得伏誅，後被天蒙禪師，封閉在岷山飛龍嶺，山腹之內的歡喜神魔，又叫美髯仙童的趙長素，十九相似，此是有名的笑面魔王，早已年老成精，邪法甚高，平日笑裏藏刀，無論何人，祇經他對面一笑，遲早必為所害，當初原是赤身教主鳩盤婆的情人，爲了中途變心，寵愛另一妖婦，鳩盤婆妬念奇重，爲了情場失意，將妖婦搶來慘殺，并將本來美貌，自行毀去，變得奇醜無比，當初鳩盤婆，對妖人毀容絕交

時，曾按魔規立誓，說我已形貌醜怪，但你將來，仍要求我寬恕，妖人憤極之下，也向神魔立誓，說你如此乖張凶妬，我愛的人，已爲你慘殺，連魂魄也被你收去，受那煉魂之慘，今生和你，永無相逢之日，我如再來求你，便我二人，大劫將臨，同歸於盡之時，鳩盤婆見他如此狠毒，毫無情義，竟乘自己，一時疏忽，向雙方同奉的本命神魔，立此毒誓，不禁大怒，待要翻臉爲仇，妖人深知乃妻，雖然情重，比他還要凶毒，早有準備，一縱魔光，當時逃去，鳩盤婆方要追去拚命，被愛徒鐵姝，和衆門人，跪求阻止，由此也未再去尋他，自己正防鳩盤婆，要來尋仇，偏巧與這禁閉多年的老魔頭相遇，也許鳩盤婆之事，由此引起，心中一動，竟反常例，把隨身七寶，準備了好幾件，見妖人用一柄蒲扇，擋住飛劍，目注自己，滿臉笑容，不戰不退，也不再開口發話，料是暗中鬧鬼，好在準備停當，萬無一失，祇覺當地離岷山尚遠，妖人禁閉多年，怎會在此出現，方才妖人，又是破壁而出，分明初次行法，衝破崖石，是否這個老妖孽，還不能十分拿穩。故意喝道，無知妖孽，連真姓名，都不敢顯露，還吹什麼大氣，你被天蒙禪師，禁閉岷山飛龍嶺山谷之內，何時暗用邪法，順着山脈，逃來此地，才得脫身，便自猖狂，當我不知你這老魔鬼的來歷麼，話未說完，妖人兩道壽眉，忽然往上斜飛，哈哈大笑，易靜一聽笑聲，便覺心神微震，暗忖這妖孽，果然利害，身在兜率寶傘，防護之下，憑自己的功力，心神竟會搖動，先前如無戒備，雖不致於便遭毒手，也必難當，這廝淫凶無比，如不乘機，將其除去，必留大害無疑，一面運用玄功，鎮定心神，表面故

作邪法利害，不能支持之狀，料定妖人，長笑無功，必要赤身倒立，懸舞不休，施展魔法，迷人心志，也不開口，冷不防，左手牟尼散光丸，右手滅魔彈月弩，同時施爲，發將出去，那妖人正是歡喜神魔，美髯仙童趙長素，見易靜不曾隨同笑聲昏倒，心方驚奇，不料散光丸，彈月弩，相繼飛到，因出不意，易靜知他老奸巨滑，又將二寶光華隱去，這兩件法寶，均是一真大師所煉，仙佛兩門，至寶奇珍，威力絕大，趙長素不知敵人，看破行藏，早具深心，等到二寶現身，相繼發難，方自警覺，已然無及，散光丸首先爆炸，將護身魔光震散，元神立受重創，急急交加，未及施爲，寒光一閃，滅魔彈月弩，同時迎面打到，總算精於玄功變化，久經大敵，長於應變，見勢不佳，忙用左手一擋，一片魔光，剛剛電掣飛起，波的一聲大震，魔光還未飛出，便被震散，左膀連帶震成粉碎，心中恨毒，一面運用玄功飛起，張口一噴，那條斷臂，立在血雲擁護之下，化爲一隻，畝許大的血手，朝前抓去，只靜早有準備，一見血手，迎面飛來，將手一揚，六陽神火鑑，立時發將出去，一真大師，所賜降魔七寶，原以六陽神火鑑，威力最大，本是一面圓鏡，不用時，小才寸許，一經施爲，那面圓鏡，便隨人心意大小，緊附身前，發出六種青光，重在一起，合爲乾上乾下，六爻之象，光由鏡中發出，每橫最長時，不過六寸，粗才如指，青熒熒的，光色甚是晶明，看去並不強烈，但是越往外放射，展佈越大，邪法異寶吃青光一照，便即消滅，敵人逃遁稍遲，吃那六道青光射中，當時化爲灰燼，決難幸免，威力本就神妙，易靜自從入主幻波池以來，又加上五行真火妙



用，比起以前，越發利害，趙長素修煉多年，原是行家，一見敵人手上，現出一面，明如皓月的圓鏡，中有六道青光，迎面射來，知道利害，不禁大驚，忙即行法回收，那條斷臂，所化血手，已被寶光吸住，一片五色彩焰，略一閃變，跟着，一陣青烟過處，化爲烏有，先前自恃魔法，不曾加意戒備，做夢也沒想到，敵人竟有如此利害，再不見機，萬無幸免，最利害是，敵人所用法寶，未出現時，光華全隱，等到發現，已爲所傷，簡直防禦都難，如何能敵，不敢冒失前衝，慌不迭，咬破舌尖，朝前一噴，一片魔光閃處，立幻化出好幾個替身，惡狠狠朝前撲到，易靜雖然近來功力越高，畢竟心有成見，認定妖人，著名淫凶狠毒，決不輕於退去，微一疏忽，祇願施展法寶飛劍，上前夾攻，以防妖人，情急反噬，施展魔法，猛下毒手，全沒想到會這容易退去，等到六陽神火鑑，接連照破兩個幻影化身，心方生疑，仍以爲妖人，故意幻化，迷人眼目，暗中藏有殺手，震於前聞，防備更嚴，連輕易不用的阿難劍，也自出手，因想當地，正是山腹深處，崖高百丈，去路洞口一帶，已有仙法禁制，妖人決逃不脫，忽聽叭啞連聲，由先前妖人出現的裂口，一直朝裏響去，晃眼響出老遠，同時，鏡光照處，接連又有四個妖人的幻影化身，相繼照滅，才知妖人，幻化元神，穿山逃走，窮寇勿追，也可無事，易靜也是該當有此一難，爲了痛恨鳩盤婆，本就有些遷怒，又知妖人，極惡窮凶，淫毒無比，心中痛恨，立意除他，一見穿山逃遁，自恃法力高強，身帶十餘件，法寶飛劍，均是仙府奇珍，又有一件，裂石分山之寶，匆匆不暇尋思，一縱遁光，跟踪追去，初意

妖人穿山逃走，不由洞外飛行，也許藏有陰謀，意圖暗算，及至穿入石縫之中，朝前一追，祇見前面，一溜血紅色的火焰，電也似急，朝前急飛，開頭一段，還有山石碎裂之聲，追逐不遠，便沒了聲息，爲防妖人暗算回攻，在寶劍防身之下，取出聖姑留賜的，照形之寶衆生環，朝前一看，原來前面，乃是深山山腹之中的，一條甬道，洞徑祇有丈許方圓，並不高大，看那石色，開闢已久，妖人似早潛伏在內，但是洞徑畢直，極少灣斜，更無別的洞穴，雙方飛行，均極神速，相隔約有一二里地，妖人幾次隱形回顧，頗有情急反噬之意，又似有什顧忌，欲發又止，飛遁更快，追了一陣，不曾追上，心中有氣，一指阿難劍，一道金光，電掣追上，妖人回手一片暗赤色的妖光，飛迎過來，將阿難劍敵住，同時，妖人身旁，又有一團丈許大的紫色火焰，飛湧起來，易靜始終疑心妖人，多年盛名，決無如此胆怯怕事，未怎交手，便自敗退，一見焰光強烈，認出魔教中的紫河魔焰，越發看重，加以窮追山腹之中，已然追出老遠，抽勢又由上而下，越以爲妖人，必有陰謀鬼計，爲防萬一，手挽靈訣，朝外一揚，兜率寶傘，立放毫光，跟手一摩尼散光丸，化爲一點寒星，朝那紫焰打去，波的一聲大震，紫焰立被震散，四外山石，經此強烈巨震，也紛紛崩塌了一大片，再看妖人，踪影皆無，迎敵阿難劍的，那團紫焰，忽然回收，易靜不知妖人誘以，別有深意，終疑乘機逃遁，忙朝紫焰追去，果然，追出不遠，地勢忽然下陷，現出一座大洞，跟踪追進一看，原來裏面，乃是深山山腹中的，一座洞府，石室甚多，甚是高大整潔，陳設用具也都華美異常，前面紫焰，

正往盞頭石門之中飛進，一晃不見，忙即追過，門內又是一條甬道，比前高大，蜿蜒曲折山腹之中，越降越低，再取衆生環，仔細查看，妖人正在側面一條歧徑上，隱形飛遁，神態慌張，十分狼狽，紫焰却在前面，時隱時現，不住閃動，於是警覺，忙捨紫焰，逕朝妖人追去，妖人似想聲東擊西，幻形逃遁，一見追來，逃遁更急，易靜看出敵人，力竭智窮，無法反擊，越發心定，所行歧徑，又祇一條，並無別路，妖人一味朝前急竄，更不回顧，易靜見急切間，不能追上，越追越有氣，怒喝無知邪魔，任你上天入地，也必使你伏誅，形神皆滅，休想活命，妖人一言不發，祇顧前馳，易靜見沿途地勢，逐漸低下，前面不遠，好似到了盞頭所在，妖人仍是飛逃不已，剛準備施展本門太乙神雷，連珠打去，一面以全力，發揮六陽神火鑑的威力，朝前夾攻，飛行神速，晃眼追到盞頭，易靜見妖人，已入死地，除非外面石壁不厚，還可裂山而逃，如在地底，或是千丈山腹之中，即便精於地形之術，像自己這樣強敵，在後窮追，也來不及施爲，心念才動，妖人好似走頭無路，長嘯一聲，便朝盞頭石壁之上衝去，人影一閃，便自無踪，同時，霞光電閃，宛如潮湧，突然迎面捲來，易靜不知趙長素，昔年被天蒙禪師，禁閉岷山之時，曾留偈語，說你這妖孽，罪惡如山，早應形神皆滅，祇爲數限未終，姑且將你禁閉山腹之內，我佛家慈悲爲本，就這一兩日夜的數運，未始不是你一線生機，如能洗心改面，懺悔罪孽，藏在裏面，挨到劫難過去，從此改行向善，雖然不免兵解，元神却可保住，我這降魔禁制，威力神妙，不可思議，外人破解，祇是正數中人，任何飛劍

法寶，手到成功，你如倚仗邪法，妄想逃走，必被佛光捲去，連元神一齊消滅，除非時至自解，無論用何邪法衝破，一見天光，便祇一兩日的壽命，必遭慘戮了，趙長素深知天蒙禪師，佛法高深，萬難與抗，起初被禁在內，也頗安分，日子一多，漸犯本性，但懼禪師佛法威力，還不敢於妄動，後用魔法查看，得知妖徒飛刀真人，帶了許多俊童美女，潛伏鐵柱峯旁，崖谷之中，相去約千餘里，便用魔法，開出一條甬道，由岷山飛龍嶺山腹之中，一直開到妖徒後洞，仗着魔法，隔石透視，與妖徒相見，傳以魔法，日令門下男女徒孫，在內洞交合淫樂，自己隔石觀看爲樂，易靜初來時，趙長素恰巧離開，因聽妖徒，狂呼求救，還未趕到，吃易靜一太乙神雷，將殘餘妖徒殺死，洞壁也坍塌了一大片，由魔鏡中，看出易靜來歷，祇不知這等利害，大怒出門，本意殺死敵人，並將生魂攝去，祭煉魔法，誰知連遭慘敗，已自心驚，同時，又瞥見洞壁崩裂之處，正斜射下一線日光，想起禪師遺偈，不禁大驚。

## 第二回 雷發紫霄珠霹靂一聲逃老魅 身潛兜率傘香光百里困神嬰

忙即回遁，心想敵人不追便能，如若追來，便借他的力量犯險，試上一試，祇將禪師禁法破去，便可由此脫身，免得違背他的偈語，又是禍事，妖人也是惡貫滿盈，那麼修煉多年的，魔教中有名人物，竟會忘却利害，明已看見天光，偏爲自己解說，並還打着如意算盤，妄想誘敵深入，借着敵人法寶之力，衝破禪師禁制，便可逃走，不致應

驗昔年禪師遺傷，以致弄巧成拙，易靜那知妖人鬼計，一見光霞千重，潮湧而來，百忙中，也未看清來路邪正，誤以爲中了魔法暗算，陷入埋伏之內，一時情急，先將阿難劍一指，隨手取出一粒滅魔彈月弩，朝前打去，等到法寶到手，看出前面霞光，乃是佛豕降魔祭制，猛想起地底追敵，已然老遠，昔年妖人，本被封在岷山山腹之內，莫要這裏，便是封閉妖人的出口，心念才動，還未想完，彈月弩已化爲一點寒星，隨同阿難劍，同飛出去，與前面佛光，才一接觸，波的一聲，佛元一閃不見，目光到處，瞥見妖人趙長素，在一片血雲擁護之下，本吃佛光金霞裹住，正在掙扎，佛光一散，前面洞壁，立現出一條裂痕，妖人便朝上面衝去，叭的一聲大震，山石中分，妖人立由裂口之中，向前飛遁，易靜知道上當，不禁大怒，忙將聖姑留賜的，開山法寶取出，把手一揚，一團酒杯大小的六角形，紫色奇光，突然爆炸，霹靂連聲，前面山石，立被震穿一個大洞，那紫色奇光，所發迅雷，更不停止，隨滅隨生，紛紛爆炸，朝前響去，勢絕神速，晃眼便將那數十百丈厚的山腹穿通，前面已現天光，易靜原意，妖人裂山而逃，必不甚快，此寶名爲紫靈珠，與聖姑留賜的，乾天一元霹靂子，功效大同小異，并可由人心意，發揮威力，因是初次經歷，不知細底，所行之處，地勢又低，惟防威力太猛，一下將整座山石震碎，連頂揭去，誤傷生靈，造出無心之孽，祇想仗着神雷威力，搶在妖人前面，用這生生不已的神雷，阻住去路，將其包圍，再用太乙神雷，往上合圍，能就此除害更好，否則，照此半日，與妖人鬥法經過，已看出他的伎倆，不如女魔鳩盤婆遠

甚，平日所聞，也似太過，憑着自己近來功力，和隨身法寶，除他並非難事，於是便照仙傳運用，不令神雷威力，全部發揮，那知當地，果在岷山後面，絕壑之下，這一臨機慎重，雖祇將山脚，攻穿一洞，不曾誤傷生靈，妖人却被逃走，其實，趙長素魔法原高，祇爲人太奸滑，上來吃了大虧，又見敵人，所用法寶飛劍，無一不是仙府奇珍，加以昔年爲天蒙禪師所敗，把幾件魔教中至寶，喪失殆盡，又惦記着禪師遺傷警告，常存戒心，有些胆怯，就這樣，仍想先仗敵人之方，破那佛家禁制，祇一出囚，立下殺手暗算，那知禁法剛破，神雷便似狂濤一般，隨後湧到，如非精於玄功，飛遁神速，魔法又高，單這連珠霹靂，先就禁受不住，認出此與昔年幻波池聖姑，威震羣魔的乾天一元霹靂子，威力相等，並還同一路數，猛想起前半年，魔女鐵姝路過岷山，便道來訪，曾經提起，目前正教昌明，尤以峨嵋派爲最，悍妻鳩盤婆，爲了大劫將臨，不特格外歛迹，並還再三誥誡門人，不許生事，未奉師命，如與正教中人，爲仇對敵，不問勝敗，均加重責，鐵姝素來強橫，本就心中不憤，偏巧這數年中，連遇幾次正教中人，發生爭鬥，均遭失利，最吃虧是，一次爲了好友天門神君林瑞，將所煉神魔借去，爲正教中人所滅，自己得信趕往，途遇玉清大師，出頭作梗，神魔不會收回，反爲所敗，回山又受師責，還有一次，助一好友夫婦，與峨嵋派女弟子朱文爲仇，眼看追上，不料尸毗老人，強行出頭，將所追峨嵋派女弟子，和靈嶠仙府一個後輩女仙，強行奪去，回山向師哭訴，這次總算乃師爲之作主，仍不敢逕尋峨嵋派的晦氣，借口峨嵋派，未與鐵姝爲仇，並

還望影而逃，與之無干，祇尸毗老人，強行出頭，欺人太甚，意欲報復，就這樣，還不敢當時就去，過了些日，用晶球照影，看出對頭，四面楚歌，方始趕往赴約，那知時機不巧，對方敵人，曾用仙法，顛倒陰陽，掩蔽真情，好些事，事前均未看出，失利而歸，乃師總算見機，未等現出敗象，當先遁走，鐵姝復仇心切，還不肯就退，自恃帶有九子母天魔，妄想乘人於危，不料到場強敵，法力既高，並還專與魔教中人為難，整座火雲嶺神劍峯，全都下有禁制，如非乃師，知他性情剛愎，不肯就退，暗用魔法，為之接應，幾乎命都不保，鐵姝經此一來，自更痛恨，自恃乃師，所煉九子母天魔，當初為防神魔反噬，曾用鐵姝為替身，師徒二人，合力同煉，將來抵禦天劫，非此不可，任闖多大的禍，至多受罰，決不會親下毒手，和別的門人一樣，當時處死，身遭慘殺，還受煉魂之禍，本就日夜氣忿，籌思報仇之法，又因那年訪出乃師平日，引為後患的，昔年強仇，已經一真大師，佛法妙用，將元神煉成嬰兒，法力較前更高，改名女神嬰易靜，投到峨嵋門下，不久便要入居幻波池，求取聖姑所留藏珍，此人最前生，名叫白幽女，轉劫三世，到有兩世，為師父所殺，仇深似海，遲早非來報復不可，前數年，乃師還令門人，打聽他的下落，近年不知何故，不曾提起，及至回去一說，乃師聲色不動，若無其事，後經再三慫恿，才說，敵人現已投到峨嵋派門下，他師長妙一真人夫婦，與我相識，這兩人雖是正教中有名人物，一向與人為善，對於異派，並不忘視，本門教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況我九天祕魔玄經，已早煉成，多利害的仇敵，無奈我何，不足為

慮，看他師長面上，祇不來我魔宮擾，便由他去，當時因見乃師，每日運用玄功勤煉魔經，以為欲取姑與，謀定後動，仇敵師長，法力太高，惟恐洩漏之故，也未在意，過不多日，忽命金銀二妹，去往峨嵋，慶賀開府，才知師父，畏懼峨嵋，不敢報仇，還想借此結交，想起本教以往威名，怕過誰來，一直氣在心裏，新近聽說，仇人已為幻波池之主，盡得藏珍靈藥，功力日高，已不可制，越想越恨，談時，埋怨師父，胆小怕事，甚是氣憤，照今日敵人，所用法寶，和那道力，果如鐵妹所言，祇有更益，幻波池藏珍中，到有好幾件，是自己的尅星，如其全被得去，休說自己，連經重創，慘敗之餘，非其敵手，便悍妻鳩盤婆，想殺此人，也非容易，心胆一寒，忽生毒計，暗忖如與此女明鬥，決非其敵，仇報不成，還要受傷，別的同黨，有的已受正教誅戮，有的多年未見，不知底細，相隔又遠，如將仇敵，引往九環山，鳩盤婆新闢魔宮，嫁禍東吳，固是極妙，祇是急難之中，望門投止，以悍妻為人，不但不加憐憫，必還盡情奚落，更要看破陰謀，生出反感，就許將自己和敵人，一同困入九連宮內，坐山觀虎鬥，自己如死敵手，他再發難報仇，固無幸理，便是自己，僥倖得勝，也必歷訴以前負心之罪，不肯輕易放過，不論勝敗，均不好受，轉不如設計誘激，借着別人，將其引出，既免嘲笑，還可免去應那昔年誓言，想到這裏，便不再行法抵敵，為防被人事前看出，拚耗元氣，二次咬破舌尖，施展魔法，幻化出一個替身，朝相反方飛去，又恐敵人誤認，不來追趕，另現出一點真形，朝前飛走，其實，易靜見神雷未將妖人困住，一面朝前急追，一面早



用法寶查看，已看出妖人，幻化替身，東西分馳，趙長素便不故意做作，也不致於撲空，再一顯露形迹，敵人對那幻影化身，直如未見，便急追下來，易靜性剛疾惡，本就不肯放過，加以趙長素，存心誘敵，不時現形引逗，易靜怒火，更被勾起，決計不將妖人追上，決不罷手，雙方飛行都快，不消片刻，便入了川邊大雪山境，易靜起初，也會疑心妖人，故意誘敵，一見所行途向，與鳩盤婆魔宮相反，沒想到仇人近年，爲了大劫將臨，所煉各種神魔，過於陰毒，祇將這次天劫躲過，便可爲所欲爲，大犯正邪各派之忌，不煉，勢又不許，前居魔宮，高居山頂，煉法時，易被外人發現，新近爲報尸毗老人之仇，乘其坐關入定，前往暗算，不料老人，自從皈依佛門，受了神僧點化，雖然捨舊從新，把昔日魔法，一齊摒棄不用，但已得了佛門上乘真諦，禪功堅定，對他之來，早在意中，雖經神魔侵擾，歷受摘髮擄身，剝膚括骨之慘，水火風雷之厄，始終道心堅定，慧珠瑩朗，未受絲毫搖動，門下愛徒，又極忠義，早就前知，日夕在旁守護，並得麗山九老之助，戒備嚴密，如非尸毗老人，意欲借此滅消前孽，試驗自身道力，祇在事前，稍發警兆，非但不能加害，連那打坐的鐵門檻，也休想侵入一步，老人受盡諸般苦痛，如無其事，後來還是田氏兄弟，見過了預料時限，分人入內，發現神魔侵擾，立時大怒，將九老靈符發動，如非比時見機，田氏弟兄，又祇一人入內，見師受害，心中悲憤，忘了招呼田琪，便自施爲，自己還要吃虧，因恐九老親臨，陷入危機，匆匆逃回，害人未成，還將至寶失去一件，回宮以後，越想越覺連樹強敵，不是好兆，平生剛復

好勝，多年盛名，從未像近來這樣，連遭挫敗，想起自己所煉魔法，雖極凶毒，無故從不害人，以前爲了門下男女弟子，淫凶爲惡，並還清理門戶，大加殺戮，重定嚴規，立下戒條，並非不畏天命，好些倒行逆施，均由昔年情場失意而起，如今禍在臨頭，不知何時，就要發作，委實疏忽不得，心氣一餒，顧慮便多，到處都是危機，本就認定西藏老巢，不是善地，意欲覓地移遷，但防鐵姝等悍徒，暗中譏笑，正在爲難，這日金姝銀姝，偶往大雪山中採藥，發現深山絕壑之中，有一奇景，歸告乃師鳩盤婆，用品球視影一看，竟是古仙人遺留的，一座洞天福地，以前封山禁法未撤，常年佈滿陰雲，地又十分隱僻，從來無人得知，妙在山脈，與魔宮通連，中間並有幾處，天然洞徑，稍爲行法，便可通連一起，好生忻慰，移居在內，才祇半年，萬丈冰壑之下，相隔百里，另有一座洞府，與之通連，原是前主人女弟子所居，外景尤爲靈秀，因防外人發現，便命鐵姝，移居在內，舊日魔宮老巢，令一門人留守，也不棄去，爲求慎祕，並用魔法掩蔽，將兩處洞府，入口封禁，祇趙長素一人，聽鐵姝無心洩漏，外人從未得知，易靜對舊魔宮，原曾去過，一見所追途向不對，以爲妖人夫婦有仇，前途不是妖窟，便是另一妖黨所居之處，自恃法力，上次三探幻波池，那等驚險局面，並還陷身寶鼎之內，被那大五行絕滅神光線圍困，苦煉多日，尙且無害，何況年來，道力精進，又有二十餘件至寶隨身，多利害的邪法，也奈何自己不得，可惜事前不知，毫無準備，否則，祇將方瑛元皓二人，帶了回來，那怕敵人所居是在萬丈冰山之內，也不怕他逃上天去，越想，胆子

越壯，暗罵老妖孽，無須誘敵，祇被我追上，休想活命，一面暗中準備法寶，和五行仙遁，一面以全力，急催遁光，加速前追，祇一追近敵人百丈以內，便以全力施爲，同時發難，不等追到妖窟，先將妖人除去，免留後患，趙長素先還恐怕敵人，半途而廢，或是看破陰謀，各自遁走，白費心力，還斷了一條膀臂，相隔頗近，終有兩次，連受敵人的法寶追襲，幾爲所傷，看出利害，才逃得遠了一些，追到後來，敵人遁光，忽然加快數倍，便不反身誘敵，差一點，也被追上，越知利害，那裏還敢引逗，忙以全力，加急前飛，遙望前途，已將到達，想起昔年，何等威名，祇爲害人太多，致爲天蒙禪師所敗，魔法異寶，多被破去，今日連個後生小輩，均敵不過，反到求助昔年門下，越想越難受，但又無計可施，一按魔光，正要往下飛降，下面陰雲濃霧，忽似狂濤一般，往上一合，立被捲了下去，當地原有魔法禁閉，外人到此，祇見到處冰峯刺天，雪嶺入雲，大片冰崖絕壑，凍雲瀾漫，冷霧昏茫，休說常人，便是慧目法眼，也不能透視到底，加上陰風怒號，雪塵飛舞，全是一派幽冷陰森，淒厲之景，誰也不願在此停留，萬想不到，絕壑下面，還有那大一片奇景，即便得知，有那魔法，層層禁制，中間一帶，更有魔火金刀之險，多高法力，也難衝破，易靜本用衆生環，查看逃敵踪跡，向前急追，嗣見妖人，忘命飛逃，伎倆已窮，急於追殺，末了一段，恰未用環查看，一時疏忽，遙望妖人，已快追近，相隔不過二三里之遙，腳底亂山縱橫，到處均被冰雪堆滿，前面凍雲慘霧，越發濃厚，正追之間，妖人忽然穿入前面密雲濃霧之中，看神氣，似正掉頭向下，

近前再看，已無蹤，忙取法寶查看，不論何方，均看不出絲毫影迹，心正奇怪，忽聽妖人，咒罵之聲，發自下面，另一女子，似朝妖人，數說喝罵，彷彿妖人，被那女子擒住神氣，聲音來自壑底，聽去甚深，祇不真切，暗忖這等荒寒幽冷的，雪山深壑，難道還有仙靈隱居不成，心念才動，忽然一陣香風吹過，十分濃烈，好似夜合花的香味，心疑有異，運用慧目注視，前面仍是一片昏茫，佈滿愁雲慘霧，也分不出地形高下，因那香氣，一陣接一陣，由身後逆風吹來，方覺出花香奇怪，猛一回顧，腳底雲霧開處，忽現大片奇景，原來身後，乃是一片又寬又大，其深數千丈的，冰崖絕壑、本來上面，佈滿愁雲慘霧，就此一轉盼之間，那壑中萬丈愁雲，一團團疾如奔馬，正往四外湧去，現出一片，數畝寬的雲洞，俯視下面，山原繡列，山光如笑，清麗絕倫，居然有山有水，有花有樹，所有山峯，均不甚高，估計最高的，不過七八十丈，但都玲瓏秀拔，宛如二三十根碧玉簪，倒插在錦原繡野，清泉白石之間，山巔水涯，現出好些金銀宮闕，玉樓飛閣，更有好些珍禽奇獸，飛舞往來，意態悠閑，雖不似小寒山，那等清空靈淑，而富麗喬皇，祇有過之，暗忖凝碧仙府，也是深山地底，莫非此是地仙宮闕，妖人無心犯禁，已被擒住，主人特地開雲，引我相見，也未可知，易靜原極細心，雖覺花香奇怪，因見無什邪氣，也就減了疑慮，本來還想仔細查考，忽聽妖人，又怒嘯了兩次，和主人笑語之聲，急切間也沒想起，憑自己的耳力，上下相隔，不過兩三千丈，笑語之聲，已然入耳，又在留神查聽，怎會一句也聽不出，始終認爲妖人，已被主人擒住，想

是得道年久，行輩較高，欲令自己，親自往見，將所擒妖人，當面交付，否則，不會如此，即便話不投機，萬一遇見妖黨，憑自己的道力法寶，也非所懼，略一尋思，便按遁光，往下飛降，到地一看，比起由上望下，又是一番光景，景物之奇，還在其次，最怪是，那大一片地面，到處花樹成林，香光燦爛，繁豔無比，已是從來少見，而那些樓台殿閣，又都金銀珠翠，美玉珊瑚之類，建造而成，處處顯得繁華富麗，明是仙境，不知怎的，總覺得帶有兩分火氣，先前所聞，妖人和女子喝罵笑語之聲，早已停止，樓台房舍甚多，到處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心想對方，如存敵意，不應如此光景，初次身經，不知主人姓名來歷，不便冒失，意欲往那就近樓台之前，自吐來意，通名求見，爲示謙敬，又存好奇之想，已然深入主人境內，也未飛行，一路暗中留意查看，戒備前行，初意那些樓台，相隔不過二三十丈遠近，轉眼到達，因見景物繁富，一路觀賞，也未留意，及至走了一陣，偶一回顧，先見好些樓台殿閣，均已落在身後，當時因見景物寧靜，除却富貴氣重，到處金碧輝煌，異香濃烈而外，看不出別的景象，以爲沿途觀景，將路走差，或是一時分神，忽略過去，並未想到，深入重地，已陷埋伏之內，危機瞬息，將快發難，第二次，恐又錯過，看準地方，再往前走，不料走着走着，微一分神旁顧，前面金碧樓台，忽又不見，再一回顧，却又到了身後，易靜功力甚高，上來不過開到魔香，一時疏忽，暫時迷惑，本身元靈堅定，并未絲毫驚動，一經警覺，立時醒悟，忙用玄功，鎮定心神，當時靈智回復，重返清明，祇仍未想到主人存什惡意，暗付，憑我

三世修爲，慧目法眼，眼前這點地面，怎會走過，都不覺得，主人明有陣法，佈置埋伏，雖不知是何用意，孤身深入，對方來歷姓名，從未聽人說過，看妖人到此，祇先後怒罵，吼嘯了兩次，便不再有聲息，可知主人，不是尋常人物，雖然自信無礙，到底小心些好，念頭一轉，仗着所用法寶，均與心靈相合，又擅本門潛光蔽影之法，非到應敵出手，敵人決看不出，於是把師傅七寶，和下山時，所得幻波池藏珍中，最具防身功效的幾件，準備停當，表面却作爲沒事人一般，仍舊從容前行，一任沿途樓台殿閣，相繼變幻，往後移退，故作受迷不解，仍順山徑，往那建有樓舍的，大小羣峯之中走去，魔法祇管長於變化顛倒，終瞞不過易靜一雙法眼，這一留意，早看出敵人所用，乃是顛倒挪移之法，那二三十座小峯，便是陣地，沿途所見金銀樓閣，與先前上空所見一樣，仍在原處，並未移動，後來所見，乃是主人，暗中行法，將原有樓閣，行法隱蔽，再將虛影攝去，使在前面出現，誘敵入伏，所以目光，微一移動，便自失蹤，主人真意，雖不可知，這等對客，縱非爲敵，也實狂傲無禮，想了一想，覺着可氣，心想你既試我深淺，我也樂得賣弄，相機應付，使你看看本門弟子，不是好欺，免得夜郎自大，邊想邊走，心正尋思，忽見前面，枝頭滿綴繁花，高約數丈的花林之內，走出兩個垂髻女鬟，那片花林，望去密層層，燦如錦雲，花山也似，樹高數丈，粗可合抱，形似牡丹，繁花密蕊，千葉重台，奇香濃烈，薰人欲醉，地上淺草如茵，上面滿佈落花，均未殘敗，望去宛如一片翠氈，上繡無數五色牡丹，鮮豔無倫，那兩女鬟，年約十三四歲，生得雪

膚花貌，嬌小娉婷，十分動人憐愛，各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羅衣，腰繫淡青絲縑，一個肩抗一根鴉嘴花鋤，上挑六角平底，形製精巧的花籃，內放五六朵，各色大小鮮花，一個腰佩長劍，手持白玉拂塵，由花林深處，從容款步而來，並肩笑語，態甚悠閑，對於易靜，竟似不曾在意，易靜見那雙鬟，生得美秀絕倫，又吃當地景物一陪襯，人面花光，交相掩映，瑤島仙娃，彷彿相似，暗忖侍女如此，主人可知，也許是位得道多年的，前輩地仙，因嫌自己，未先通名求見，故意相戲，方在暗笑主人量小，既助我把妖人擒住，落得賣個人情，偏有許多做作，忽見雙鬟，本朝自己這面走來，快要臨近，忽然側轉往右走去，易靜見他，旁若無人之狀，忍不住喚道，二位姊姊留步，此是那位仙長洞府，佩劍的一個，轉身笑道，你是那裏來的，易靜見對方，笑顏相向，人又那麼美好可愛，素日光明磊落，從不肯說一句假話，忙笑答道，我乃峨嵋山，凝碧崖，妙一真人門下弟子，易靜，令師那位仙長，可容拜見領教麼，持花籃的一個，面容忽變，冷笑道，賤婢已入死地，你和他有什麼話說，易靜方喝爾等爲何口出不遜，叫你師長主人，出來見我，免傷和氣，話未說完，雙鬟同時，一聲冷笑，把手朝側一指，喝道，不知死活的賤婢，你自看去，易靜聞言，往側一看，而前倏地一暗，就這晃眼之間，雙鬟不見，所有樓台殿閣，繁花美景，一齊失蹤，面前現出一座十來丈高大的牌坊，上現萬劫之門，四個大字，其紅如血，一片暗赤色的濃影，天塌也似，比電還快，當頭下壓，身子立陷入萬丈紅海之中，上不見大，下不見地，四外昏茫，一片殷紅如血的濃霧，將人埋

在裏面，隱聞血腥之氣，刺鼻難聞，易靜原是道家元嬰煉成的形體，先在一真大師門下，對於佛道兩家，均有極深根抵，又得峨嵋真傳，這類邪法，自難侵害，何況身帶法寶甚多，早有防備，祇管深入重地，敵人發動極快，仍是無用，無如命中該有這次災難，到此境地，仍把對方，當着一個旁門中的能手，沒想到會是平生夙仇，見狀大怒，一面運用玄功，施展法寶，將身護住，正待出手還攻，破那邪法，忽聽另一少女，用本門傳聲，急喚道，被困魔陣的，可是幻波池易師伯麼，易靜聽那少女語聲，宛如鳴玉，清晰娛耳，似由地底發出，暗忖此是何人門下，怎會在此，好在敵人這類陣法，還難不到自己，便先停手，忙用傳聲回問，我正是幻波池易靜，這一老妖人誤入埋伏，你是何人門下，叫什名字，少女忙答，弟子石慧，家師凌雲鳳，因尋家師未遇，途遇一女異人，故意相戲，追來此地，被魔女撞見，強要收徒，仗着本門地道之術，逃來地底潛伏，本來魔女害我容易，無如弟子，得那異人指教，逃時乘機，偷了他一件要緊東西，他如追逼太緊，便用本門石火神光，與之同歸於盡，魔女一則有此顧忌，又想收我爲徒，暫時不肯殺害，祇得把地底，四面封禁，想斷弟子逃路，其實，弟子因得家祖父石仙王的真傳，祇一沾地，不論萬丈石土，均能穿透，因奉那女異人之命，在此等候師伯，不敢離去，好些都是故意做作，魔女凶毒異常，直無人理，他見妖陣無功，醫好老男魔，定必親來，此時無暇詳說，且等師伯，與魔女鬥過一陣，將其打敗，再用法寶神雷，朝下猛衝，祇把地面，攻破一洞，弟子便可出土，來與師伯會合，一同應敵，那時再說不



遲，說時，易靜本聽金蟬，石生，說起過凌雲鳳與南海雙童，收服秦嶺石仙王闍臨之孫，石慧，石完，二人爲徒經過，一聽是他，好生歡喜，聞言還未及答，忽聽惡鬼哭嘯之聲，淒厲刺耳，同時，眼前一花，先是四外，現出無數大小白骨骷髏，一個挨一個，密層層疊在一起，都是綠髮紅睛，面容灰白，口中獠牙厲齒，森森外露，口噴血焰，互相厲嘯，似在喚人名字，全陣又被殷紅如血的，暗霧佈滿，襯得萬千惡鬼的形態，越發猶厲，看去怖人，易靜雖聽石慧說起，敵人是個魔女，因那地方，與昔年所見魔宮，東西相差，好幾千里，近年又未聽說仇敵移居的話，仍未想到，強仇大敵，近在咫尺，轉眼發生惡鬥，仗着法寶飛劍神奇，早在暗中準備停當，一見惡鬼成羣湧來，故意隱忍不發，待其快要湧近身前，突然厲聲喝道，無知邪魔，不敢出門，却叫這類受迫無奈的，凶魂厲魄，前來送死，說罷，冷不防，將師傅七寶，連同別的兩件法寶飛劍，一齊施威，立有大片寶光，齊射精芒，朝衆惡鬼，衝射過去，緊跟着，左手六陽神火鑑，右手太乙神雷，連珠也似，四外亂打，那羣惡鬼，均是鐵姝多年聚煉的，凶魂厲魄，名爲七二神魔，雖極利害，如何能是對手，這類惡鬼，經多年魔法祭煉，均具靈性，早就覺出敵人暗中，有極強烈的劍氣防身，未敢當時進逼，無奈魔女，法令如山，魔陣已被催動，稍爲後退，所受慘刑，有勝百死，沒奈何，祇得口中悲嘯，狂噴血烟，意欲緩進，誰知敵人，發動甚快，威力更大得出奇，前排惡鬼，首當其衝，被寶光神雷，震散消滅，後面的前進不敢，後退不能，吃六陽神火鑑，太乙神雷，連合夾攻，也是紛紛倒退，

化爲一團團的黑烟，微一滾轉，一串唧唧啾啾，和慘嗥厲嘯之聲，化爲烏有，當時便消滅了一大半，易靜知道這些惡鬼，害人甚多，正用飛劍寶光，四面掃射，太乙神雷，連珠猛擊，殺得正高興頭上，耳聽石慧，地底傳聲，急呼師伯留意，魔女來了，身才入耳，猛又聽一聲，極尖銳的厲嘯，眼前血光一閃，黑烟飛動中，現出一個，臂腿赤裸，上穿翠葉雲肩，下穿翠羽短裙，膚白如玉，面容冰冷，頭插金刀，目射凶光的，長身少女，定睛一看，不禁怒從心起，原來那女子，正是鐵姝，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因知魔女，邪法高強，未可輕敵，尋常法寶飛劍，無什用處，開頭便將師傅七寶中的阿難劍，發將出去，邪正不能並立，魔女鐵姝，更是天生凶狠，剛暴之性，自來有他無人，仗恃煉就神魔，和諸天祕魔玄經，自信無敵，本身魔法既高，以前所遇敵人，又多旁門中人和海外隱居的散仙修士，不是敵手，或是震於鳩盤婆的凶威，什九退讓，自認晦氣，有那少數不見機的，多遭慘殺，連元神也被攝去，受那煉魂之慘，鐵姝自從出山，多少年來，不曾失利，於是夜郎自大，越發驕狂，平日自稱，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無論何人，均未放在眼裏，及至前數年，爲了天門神君林瑞，初與玉清大師爲敵，便遭慘敗，由此對正教中人恨毒，但因乃師畏懼天劫，不許向正教中人生事，雖常腹誹，畢竟魔規嚴厲，不敢違背，祇在暗中作祟，凡與正教中人爲敵的妖邪，必以全力相助，不料第二次，又將所煉神魔失去，等到得信，前往尋仇，又遇尸毗老人，大敗而歸，本在咬牙切齒，無計可施，難得魔頭趙長素，將仇敵引上門來，如何還肯放過，明知仇敵，法力高

強，遠非昔比，但以天性凶橫，自負所煉魔法利害，當地又佈有極利害的魔陣，十九可以成功，一時疏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令符，元命牌，前日被一不知姓名的少女，巧得了去，尙未取回，好些吃虧之處，如非趙長素，再三力勸，說仇敵已將幻波池藏珍得到了，法力甚高，不是尋常，直恨不能，當時挺身出門，總算聽了老魔之勸，強捺怒火，將敵人誘入魔陣之內，然後發難，先還以爲準備停當，不怕敵人飛上去，一見敵人，也是怒火上攻，方要開口喝罵，一道金光，已電掣飛來，鐵姝素來驕狂，冷笑一聲，揚手便是九柄，碧光閃閃的飛叉，亂箭也似，朝前衝去，滿擬動作神速，祇用一兩柄，便可敵住對方飛劍，下餘上前夾攻，敵人祇沾上一點，便無幸理，何況敵人已陷魔陣之中，還有好些魔法妙用，同時發揮威力，法力多強，也禁不住，那知易靜一見鐵姝現身，便知中了妖人之計，新仇舊忿，同時勾動，立意要制鐵姝死命，心雖痛恨，但因魔法利害，自己初來，虛實不知，又想起數中應有的災難，越發不敢大意，隨身法寶飛劍，光華早隱，祇六陽神火鑑，正在追殺惡鬼，上來先將阿難劍，朝前飛去，暗中又發出一粒滅魔彈月弩，和聖姑留賜的，降魔至寶紫靈珠，鐵姝一味恃強，那知利害，飛叉與阿難劍，剛一接觸，覺出不是尋常飛劍之比，心方一驚，豆大一粒紫光，突然爆炸，震天價一聲霹靂過處，精芒電射，紫火星飛，那朝敵人進攻的八柄飛叉，立被震斷了一多半，不由又驚又怒，忙想行法回收，未容施爲，緊跟着，又是酒杯大小一團銀光，打向飛叉叢中，也是當時爆炸，將所有飛叉，一齊震碎，那紫色雷火衰光，一震之後，並未消

滅，反似火浪般，往上一湧，將殘餘的斷叉殘光，包圍在內，發出大串連珠霹靂之聲，全數消滅，心痛至寶，憤急之下，微一疏神，那柄主叉，又被阿難裹住，投入雷火叢中，一片爆音過處，也同化爲烏有，最利害是，來勢萬分猛烈，神速無比，才一入眼，休說行法回收，連念頭都不容轉，便自消滅，當時憤火中燒，怒發如狂，方想另用邪法異寶取勝，誰知敵人，比他更快，眼前倏地一亮，十餘道劍光寶光，突然出現，夾攻而來，因是開頭大意，自信太深，以爲煉就上乘魔法，未帶防身法寶，那知敵人的法寶飛劍，有好幾件降魔至寶在內，六陽神火鑑，威力更是神妙，如何能當。鐵姝也是氣運將終，出時明見六陽神火鑑，寶光所照之處，多年苦煉的七二神魔，宛如雪團向火，紛紛消亡，怒火頭上，竟會忘了利害，前與尸毗老人拚鬥，已傷耗了不少元氣，尙未回復，那禁得起專破羣魔的，乾天純陽真火，焚燒衝射，先見寶光劍炁，縱橫飛舞，霞光萬道，耀眼欲花，還在暗罵，我煉就八九玄功身外化身，神通廣大，魔法高強，賤婢法寶雖多，能奈我何，正想施展分身化形，祕魔大法，幻化元神，就勢暗算剷敵死命，猛瞥見寶光叢中，飛來六道相連，形如兩個乾卦的青光，想起先前那些神魔，便爲此寶所傷，定必利害，怎的光并不強，心雖微動，還沒料到仇敵，深知他的功力虛實，以退爲進，到了時機，再冷不防乘機發難，一齊施威，滿心妄想傷敵，不會在意，忽聽趙長素大喝，此是乾天純陽真火，鐵姝留意，心方一驚，敵人身外十來道各色寶光，突然合圍而上，那乾卦形的青光，立即射上身來，一任長於神通變化，依然湊手不及，總算飛遁神

速，見勢不佳，咬破中指，向外一彈，立有一片血焰，擁着一條化身，朝那寶光神火撞去，本身就此遁走，爲了前後幾次吃虧，元氣大傷，以致日後死在一個凡人之手，（事詳拙著蠻荒俠隱，）暫且不提，鐵姝背運當頭，好些魔法神通，均未用上，才一上場，便遭此慘敗，心中自更痛恨，一聲厲嘯，黑烟一閃，人又隱去，易靜恨極仇敵，一看當日形勢，知道鳩盤婆師徒，驕橫殘忍，惟我獨尊，照例門人對敵，有勝無敗，鐵姝一敗，定必出場，何況鐵姝魔法，已得乃師真傳，伎倆實不止此，不過佔了應敵神速，和幾件降魔至寶的光，敵人受創不重，難猶未已，此時危機密佈，羅網周密，想要脫身，固是艱難，即便仗着法寶之力，衝出重圍，仇敵師徒，來去如電，晃眼仍被追上，定數所限，不能避免，與其示怯，還不如就此與之一拚，將這最末一次難關渡過，也讓各派妖邪，看看峨嵋派的道力，心念一轉，便不再作脫身之想，正在靜以觀變，忽聽鐵姝咒罵悲嘯之聲，若遠若近，似哭非哭，淒厲刺耳，令人心旌搖搖，聞之生悸，意似雙方勢不兩立，休想逃走，魔女原意借着老魔頭，慘敗來投的機會，想把事情鬧大，使乃師覺得仇敵，已追到門上，不能再裝糊塗，置之不理，祇把乃師激怒出場，便可報仇，而鳩盤婆本人，對於易靜，雖認爲將來一個大害，終以顧忌太多，此時又正神遊在外，並未想到當日竟會發難，易靜却不知道，一聽哭喊之聲，知道敵人，正用呼音攝神之法，想要暗算，忙運玄功，鎮定心神，接口罵道，無知女魔鬼，你那呼音攝神之法，祇好欺侮凡人，和左道妖邪，如何能夠傷我，此時你還不會伏誅，先哭做什，你師徒惡貫已盈，便

無昔年殺身之仇，早晚也必爲世除害，反正須決一個死活存亡，既被你們，引來此地，正好了斷，此時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可叫老魔鬼，速出納命，無須藏藏躲躲，裝腔作態，首鼠兩端，平白丟人，說時，魔女並未再現，祇聽陰惻惻冷笑了兩聲，底下便沒有聲息，那身外暗霧，越發濃密，跟着萬丈血雲，似狂濤一般捲到，晃眼便被包沒在內，易靜昔年，嚐過魔法味道，深知利害，不想惡鬥將要開始，寶光已無須隱蔽，打算將防身寶光，大部發出，祇將兩件，降魔至寶，暗藏在內，到時出其不意，給敵人一個重創，忽聽身前不遠，趙長素喝罵道，易靜賤婢，無故傷我徒子徒孫，又將我斷去一臂，現已陷入血河陣內，任你多大神通，也必化爲膿血而亡，連元神都保不住了，易靜當日臨敵，因知本身成敗關頭，又因近讀仙示，有二十餘日災難，反正不能避免，一上來，便穩扎穩打，抱着以靜制動的主意，沈着應戰，全神貫注，已不是三探幻波池，那等心浮自恃，一聽發話的，是老魔趙長素，先不發作，正在暗中，準備法寶，照準敵人發話之處，冷不防，加以猛擊，忽聽石慧，地底傳聲說，師伯先莫動手，弟子持有祖父所賜一件奇珍，無論相隔千百丈的山石土地，均如掌上觀紋，多利害邪法，也能透視，魔，玄功變化，比電還快，就能看出，也無如何，下餘全都一望而知，這說話的，是個斷臂老魔，就在師伯身前不遠，但有邪法防身，飛遁也是極快，看似想用邪法，暗算神氣，時機未到以前，師伯先不要動，以免一擊不中，打草驚蛇，於事無補。還有弟子日前曾將魔女鎮攝神魔的，一面白骨令符九天元命牌，得到手內，弟子曾對他說，再如強迫，或

用魔法暗算，弟子便用家傳靈石神雷，將那令符炸毀，與之同歸於盡，鐵姝爲此顧忌，雖將弟子困住，不敢動強，便由於此，師伯最好暫時不動，少時照着弟子所說下手，必能成功，易靜原因魔法利害，全陣已成血海，濃如膠質，休說慧目法眼，不能透視，便用衆生環查看，也祇稍爲看出一點影迹，最奇是萬丈血海之中，鬼影幢幢，閃變不停，爲數甚多，趙長素似因以前吃過大虧，隱形之外，并還施有邪法防身，幻化出好些替身，雜在羣鬼之中，不時飛舞閃變，隱現無常，急切間，不易分辨真假，魔女鐵姝，更不見有絲毫影迹，偶然發現幾縷黑烟，往來飛動，都是比電還快，一瞥卽隱，是否魔女本人，也難斷定，既不算突圍逃走，敵人邪法，剛剛開始，反正要被困些日，也須上來，挫他一點銳氣，正苦無從下手，一擊不中，反爲所輕，一聽石慧，這等說法，好生心喜，暗忖，前聞此女，十分靈慧可愛，想不到初出茅廬，便有這等過人胆智，他仗着家傳地道，穿山逃走，本極容易，爲了想助自己脫難，苦守在此，果然可嘉可愛，急於相見，忙用傳聲回答，所說甚是有理，如若看準妖人真形，隨時報知，並問此時敵我，勢不兩立，反正要拚死活存亡，何時相見，都是一樣，憑自己法寶神雷威力，將地面震穿一洞，並非難事，祇要說明地點，立可震穿魔網，出土相見，彼此合力應敵，要好得多，爲何還要等候，石慧答以曾受異人指點，時機未到，還得等候些時，易靜還未及答，忽聽陰風怒號，鬼聲啾啾，哀鳴怒嘯，宛如潮湧，聲外血雲，被數十丈方圓的，防身寶光逼住，不得近前，除比以前，還更濃密而外，並不見風，衆生環查看之下，血海

中，還隱藏着好些惡鬼頭顱，全都大如車輪，紅睛怒凸，綠毛森森，塌鼻闊口，靈出上下兩排利齒，和兩根交錯的獠牙，二目凶光，遠射丈許，互相嘻着一張，似哭似笑的鬼臉，浮沈血海之中，望着自己，不住歡嘯飛舞，似欲得而甘心之狀，不用寶環查看，却看不出惡鬼影子，方料魔女，想用所煉神魔，暗中加害，忽聽羣鬼，厲嘯聲中，一聲怒喝，面前血光一閃，突現出一幢黑烟，聚而不散，矗立血海之中，烟中裹着魔女鐵蛛，正在戟指咒罵，易靜見魔女，二次出現，已換了一身裝束，依然裸臂露乳，面容死白，上身披着一件翠鳥羽毛，和樹葉合織而成的雲肩，色作深碧，光彩鮮明，後面露着脊背，前面僅將雙乳虛掩，下半身同樣一條短戰裙，略遮後股前陰，本來玉立亭亭，加上楚腰一搦，柔肌勝雪，周身粉滴酥搓，通無微瑕，側面看去，丰神艷絕，偏生滿臉貓厲之容，碧瞳若電，凶光遠射，柳眉倒豎，隱蘊無限殺機，左肩頭上，釘着五六把尖刀，亮若碧電，刀柄上各刻有一個惡鬼頭，看去不大，但都形態生動，宛然如活，左膀上另釘着九柄血焰叉，光焰熊熊，似欲飛起，右前額也釘着五把，三寸來長的金刀，和七枝銀針，全都深嵌玉肌之內，好似天然生就一樣，秀髮如雲，已全披散，髮尖上打着好些環結，前後心各有一面，三角形的晶鏡，腰間左插令牌，右懸人皮口袋，右手臂上，還咬着五個，茶杯大小的死人骷髏，和暗藏血海中的惡鬼形貌，一般貓厲，通體黑烟圍繞，載沈載浮，凌空獨立血海之中，那麼濃厚的血雲，相隔又遠，竟如鏡中觀物，纖毫皆見，知道魔女，恨毒自己，全身披掛而來，那些魔法異寶，血叉金刀之類，還在其次，



最利害是，與先前所穿，大同小異的，雲肩戰裙，和腰間所懸人皮口袋，一名祕魔神裝，一名九幽靈火，同爲赤身教，鎮山之寶，各有威力妙用，利害非常，魔女既然全用出來，鳩盤婆必在暗中主持，自己還要被困多日，非先挫敵人銳氣不可，心念才動，忽又聽石慧，地底傳聲急呼，師伯留意，時機將至，這魔女除他甚難，祇可少時用那分符，試他一試，能否成功，還拿不定，到是方才逃來的老魔鬼，現藏魔女身右，與魔女並立，相隔不過數尺，手持一弓三箭，箭頭上已發出暗紫色的魔焰，中雜無數細如牛毛的魔針，指定師伯，似要發射，又似有什顧忌，欲發又止，照弟子所遇異人指教，快到時候，師伯如與對敵之際，祇聽弟子招呼，或地底雷聲，可用六陽神火鑑，照定雷鳴之處，再用先前所發紫色神雷打下，便將魔法封禁的地面，震穿一個大洞，弟子立可飛出，與師伯合力對敵了，易靜聞言，還未及答，魔女見敵人，在好幾層法寶劍光，籠護之下，目注自己，神態從容，一任厲聲咒罵，直如未聞，不知敵人，正朝地底傳聲，更沒防到，前日所困少女，竟受異人指點，有意而來，初見時，好些多是故意做作，因聞敵人男女同門，人多勢盛，內中不少能手，下山行道時，各賜有一面傳音法牌，無論相隔千萬里，祇將牌一擊，立可傳聲發話，同黨接得信號，立時紛紛來援，神速非常，敵人此時不動，想是知道魔陣利害，上來出其不意，略佔一點上風，便改攻爲守，暗發傳音法牌，向衆師長同門求援，想起近年所聞，峨嵋派師徒的威勢，和乃師平日之言，祇管平素驕橫，也頗驚疑，暗付這裏，雖然地勢隱僻，敵人同黨，仍能跟踪尋到，即便魔法

禁制，埋伏重重，仇敵師長，多半閉關有事，未必會來，這般小狗男女，入門不久，偏是得天獨厚，各有兩件仙佛兩門中的，至寶奇珍，從未聽說他們敗過，近聞人言，連卍南公，九烈神君，那高法力，全都吃虧而去，萬一紛紛趕到，委實不易應付，再要把幾個專管閑事，和峨嵋交厚的老鬼，如神駝乙休，凌渾夫婦，嵩山二老之類引來，更是惹厭，雖然近年，九子母天魔，已到功候，一部諸天祕魔玄經，也全精通，無如兩次和尸毗老魔對敵，元氣傷耗太過，師父已近不死之身，自己却是功敗垂成，至少要煉一甲子，才能復原，不比以前，仗着神通變化，還可與人硬拚，照此情勢，必須在仇敵援兵，未來以前，將其殺死，才可報仇除害，稍出胸中惡氣，心念一動，頓犯凶威，怒喝賤婢，先前耀武揚威，此時爲何胆小，噤若寒蟬，隨說，隨將左膀微搖，肩膀上魔刀，和九柄血焰金叉，當先飛出，緊跟着，又將前額一拍，右額所釘金刀銀針，也各相繼電射飛起，朝易靜夾攻上去，易靜問答已完，笑罵無知邪魔，你便把全村家當，施展出來，也不免於送死，至多把衣服脫去，賣弄你那無恥下作的勾當，能奈我何，今日如非立意除你師徒，破陣飛走，不過舉手之勞，再者，老魔尚未現形，想看你師徒，凶橫多年，到底有何伎倆，你當我真個靜守不動麼，說時，將手連指，身外寶光，突然大盛，兜率寶傘，首先暴漲，發出萬道毫光，宛如一座金光祥霞結成的華蓋，將人籠罩，下面又有一片金雲，將人托住，盤坐其上，那九柄血焰叉，帶着血焰金光，剛一飛近，寶傘之下，突飛起一蓬，形似彩絲的雲網，暴雨一般，向前激射，祇一閃，便將九叉，一齊纏

緊，縮在一起，魔女剛認出那形似彩絲，具有九色的雲網，乃師父常說，幻波池聖姑，昔年所煉，降魔十四奇珍中的，九曲柔絲，暗道不好，忙即行法回收，已自無及，連同時發出的魔刀，也全被網住，纏了一個結實，休想掙脫分毫，因這兩件法寶，乃鳩盤婆新近所賜，魔教奇珍，與先前仇敵所破魔叉不同，威力甚大，並還專污正教中的，法寶飛劍，不料才一出手，便被敵人網住，恐後發出來的魔刀魔針，同樣被人網去，慌不迭收了回來，一而行法，連收兩次，不曾收回，以為敵人，想將二寶收去，忽想起刀又上面的血焰黑烟，陰毒無比，得隙即入，敵人稍為沾着一點，便如附骨之疽，任是多高法力，也必昏迷倒地，周身潰爛，化為一灘膿血，萬無生理，意欲將機就計，任其收去，到了敵人寶光層內，再行發難，猛瞥見對面寶傘下又飛出酒杯大小，三團寒光，才一入眼，已投入彩網之中，波波接連三聲大震，銀芒電射，彩雲飛舞中，大蓬金花血雨，在彩網裏面，閃得一閃，那九口血焰金叉，和那魔刀，已被敵人消滅，這些均是鳩盤婆新傳，與鐵姝心靈相連之寶，又祇瞬息間事，休說防禦，連念頭都不容轉，便自消滅無踪，經此一來，元氣大傷，如何不恨，換了別的敵人，還可施展玄功變化，和呼音攝魂等，極利害的魔法，制敵死命，敵人偏是道家元嬰煉成，又有好些仙佛奇珍，防護全身，祇有師父所煉九子母天魔，用三十六日，苦煉之功，才能將其精氣元神吸盡，別的魔法，均用不上，再一想到，師父法令素嚴，對於門人，曾下嚴令，不許與正教為仇，尤其是對峨嵋一派，上次追趕朱文，事後還曾埋怨，今日雖是敵人，上門送死，

又是師父夙仇，未來大患，無如師父，從未吐過口風，所追偏又是師父，平生痛恨，認爲忘恩負義的舊情人，先前同惡相濟，忘了尋思，這時才得想起，自己和敵人，鬥了這一陣，敵人並還口出惡言，自說此來，是爲報仇除害，並將本門至寶，和五二神魔，消滅好些，分明欺到頭上，照師父的爲人，縱因仇敵，道淺力薄，不值親自出手，也必用傳聲，指示機宜，如何全無動靜，即便忘却舊仇，也不應如此甘受人欺，必因老魔頭在此，心中懷恨，有意隔岸觀火，以致自己，連帶遭殃，還失去好些法寶神魔，悔恨情急之下，暗忖師父，性情剛愎，爲了老魔，忘恩負義，曾有永不再見，見則除非老魔悔禍，照着昔年，向本命神魔，所發誓願，甘受師父九百魔鞭，自刺心血，獻與神魔，才可化解，否則，雙方必有一傷，決不兩立，勢已騎虎難下，有心遣走趙長素，無奈方才，話說太滿，無法改口，再如相持不下，就許被敵人，將血河大陣，連同諸般法寶，一齊破去，遺羞師門，還要身受嚴罰，正在咬牙切齒，悔恨愁急，打不起主意，趙長素老奸巨滑，見鐵姝魔法無功，連遭挫敗，鳩盤婆始終不到，早看出鐵姝心意，因見敵人，始終謹守，專一防禦，並不回攻，所用法寶，已自收去，聽那前後口氣，分明和悍妻師徒，勢不兩立，自己便不引鬼上門，早晚也許一鬥，悍妻此時不來，分明爲了自己，暗忖你素驕橫好勝，鐵姝是你愛徒，如若連遭慘敗，將所有魔宮至寶，一齊失去，看你是否還是置之不理，心念一動，立時喝道，鐵姝，你身旁現有至寶，爲何不用。

## 第三回 寶鑑吐乾焰一擊搖芒彈月弩 鬼聲逃魅影滿空飛血散花針

鐵姝因見連番失利，未免情虛，雖知祕魔神裝，人皮口袋，兩件鎮山之寶，和手背上，三梟神魔，尙還未用，但因敵人身旁，帶有好幾件伏魔至寶，有的尙未見用，師父平日，說得那等利害，惟恐和前發諸寶一樣，又被敵人破去，不出手，又惡氣難消，心正遲疑，聽趙長素一說，立被提醒，暗忖人皮口袋，中貯九幽靈火，甚是陰毒，無孔不入，已極利害，祕魔神裝，更是師父開山以來，第一件至寶，與本命神魔，靈感相通，師父並未說過，幻波池藏珍，能夠破此二寶，何不一同施爲，再將三梟神魔，同時發出，祇要敵人，寶光稍現空隙，立可成功，主意打定，便卽施爲，怒火頭上，竟忘了這三件法寶，到有兩件，與所失令符，息息相關，魔女剛一發難，易靜也得到石慧傳聲，說老魔手中魔弓，二次拿起，將要發放，祇等魔箭發出，便是下手時候，易靜剛答，如言行事，鐵姝已將人皮口袋一拍，立有好些鬼氣森森，形似寒燈殘焰，所結燈花的，幽靈陰火飛起，自來邪法異寶，來勢均極猛烈，鳩盤婆所煉九幽靈火，却是不同，發時，先是三五點，鬼火一般的亮光，冉冉飛出，光既不強，來勢又緩，每朵鬼火下面，各有一似人非人的黑影，連用慧目法眼，也看不真切，祇管飛揚浮沈於血海之中，到了近前，也不往寶光上撞，祇在敵人身外，環繞不動，一閃一閃的，別無他異，不知怎的，看去那陰森淒厲，使人生出一種幽冷之感，易靜不知此寶詳細來歷，一見魔女惡

狠狠最後發出，料非尋常，意欲看明形勢，再行下手，未免多看了兩眼，正注視間，鬼火下面的黑影，漸現原身，形貌並不十分獍厲，但都斷手斷脚，殘缺不全，爲首一個，祇剩多半邊身子，白森森，瘦骨如柴，前胸已腐，血淋淋的，五臟皆現，上面却頂着一個，肥胖浮腫的大頭，噙着一張闊口，下餘，不是面如死灰，便是綠黝黝一張鬼臉，口中噴着白沫，再襯着頭上，稀落落幾根短毛，越發使人煩厭作惡，有的純是一個陳死人骷髏，大僅如拳，色如土灰，本是一個死人頭骨，上面偏生着一兩片的新肉，爛糟糟的說不出那等難看，有的，連頭帶身子，全都沒有，祇剩一兩隻，殘破不全的手足，不鮮肥，各頂着一朵鬼火，發出吱吱啾啾的悲嘯，聞之心悸神驚，說不出那一種陰森慘的景象，易靜那高道力的人，微一疏神，目光便被吸住，連打了兩個寒噤，知道利害，又驚又怒，忙運玄功，剛一收攝心神，就這晃眼之間，忽然滿陣皆火，匆促之間，竟未看出，如何化生出來，陰風鬼氣，越來越盛，那悲嘯鬼哭之聲，說不出那麼難聽，那些鬼火，也不朝人進攻，無形中，却具有一種，極微妙的凶威，最利害是，耳目所及，心神便受搖動，絲毫鬆懈不得，易靜久經大敵，知道敵人伎倆，還不止此，內中必還藏有別的變化，好在防身有寶，又是元嬰煉成，好些魔法，均難侵害，上來便豁出受這一場險難，沒打當時脫身主意，心想敵人，發動越遲，越可多挨時候，少費好些心力，不是舉手成功，決不還手，看他鬧什花樣，心正尋思，鐵姝等鬼火，將人包圍，準備停當

，突把雙臂一搖，黑烟飛動中，人便不見，化爲一條黑影，在碧光籠罩之下，朝着易靜撲來，易靜知是魔女元神，變化來攻，看似無什奇處，內中却藏有陰謀毒手，忙將心神守住，暗中準備，靜以觀變，魔女原因敵人，法力甚高，不是尋常，所能侵害，上來先不發揮全部威力，滿擬九幽靈火，無孔不入，敵人必以神雷法寶進攻，祇要雙方寶光衝動之際，稍有一絲空隙，立可乘虛而入，那知這一次，敵人竟似有了成算，一味注視不理，元神又極堅強，不受搖惑，怒火頭上，把心一橫，立運玄功，把本身元神飛起，在祕魔神裝，防護之下，拚着元神，受點傷害，意欲帶了九幽靈火，朝敵人寶光層中，強行衝入，此舉凶毒非常，易靜雖有兜率寶傘，佛門至寶，六陽神火鑑，和紫靈珠，又均是專破魔法的奇珍，虛驚仍所不免，眼看危機，就要爆發，易靜還未看出利害，一見魔女元神，對面猛衝，以爲敵人，仗着變化神通，和魔光護身，欲以全力拚鬥，也許內中，還有別的詭謀，心還暗罵，無知魔女，我今日道力，已非昔比，又有至寶隨身，這等強拚，有何用處，忽見魔光奇亮，光中人影，也漸顯明，再一細看，就這晃眼之間，那防護外層的寶光，不知何故，竟被魔女透進，事前絲毫跡兆俱無，那麼強烈的，兩道劍光，阿難劍又是師傅七寶之一，竟會攔他不住，這一驚真非小可，暗忖，魔女身外碧光，不知是何法寶，如此利害，頭層劍光，已被衝破，身外尚有萬丈血雲包圍，不曾發揮凶威，如被魔女，把末兩層寶光攻進，再化生出別魔法凶謀，如何能敵，鳩盤婆未來，便遭失利，少時師徒合力，一齊夾攻，焉有幸理，心方愁慮，剛把六陽神火鑑，

朝魔女迎面照去，二層寶光，也被透進，魔女似因得勝在即，滿臉獷笑，正要開口喝罵，那六道青光，已迎面射到，易靜先以爲此寶威力絕大，魔女多高邪法，也難禁受，至多仗着玄功變化，飛遁神速，長於閃躲，決不敢正面迎敵，誰知那六道青光，照將上去，魔女連躲也未躲，青光射向身上，魔女護身碧光，也自加強，千萬點金碧輝煌的，火星花雨，周身亂爆，神火鑑青光，衝射上去，竟似不怕，依舊向前猛撲，祇前進比前遲緩，暫時也未現出受傷情景，易靜見狀，方自駭異，手持紫靈珠，待要發出，忽聽地底傳聲，急呼師伯，時候到了，那老魔頭手中，魔弓箭頭，正對師伯前心，似發不發神氣，明在暗中鬧鬼，意欲乘隙暗算，立處就在魔女身後左側，相隔不過五丈，魔女現用祕魔神裝，護住元神，想和師伯拚命，休看頭兩層寶光被其衝進，聽弟子所遇異人之言，末屑兜率寶傘，決難被其侵入，那九幽靈火，却甚陰毒，不能使其上身，弟子得異人指點，專爲破此魔宮至寶而來，請師伯照着方才所說行事罷，隨聽雷聲殷殷，起自地底，易靜聞言大喜，再朝前一看，魔女雖仗祕魔神裝之力，猛攻不退，無奈火鑑，威力神妙，隨同敵人前進之勢，光更強烈，魔女已被擋住，急得咬牙切齒，怒嘯不已，易靜爲防萬一，將手一指，又將上附五行神火，發出助威，經此一來，威力越猛，那六道乾卦形的青光，忽然連閃幾閃，發出五色毫光，金芒電射，到了前面，化爲五色神火，朝着魔女猛衝，魔女雖仗神裝護身，也禁不住乾天靈火，與五行真火，合運的威力，怒吼一聲，祇一閃，便退出寶光層外，恨毒之下，把心一橫，正待施展最後毒手，說時遲，



那時快，魔女一退，易靜早照石慧所說，先把六陽神火鑑，照將過去，跟手又是一種靈珠，霹靂一聲，六道青光，夾着大股神火，和數十百丈，紫氳氳的，迅雷烈焰，一齊朝左側面打下，那濃如膠質的血海，立被衝破一個大洞，神雷烈焰，紛紛爆炸，一直響到地底，事有湊巧，魔女受不住神火威力，逃時，正往左側逃退，誤以為敵人跟踪進迫，不曾留意，雙方動作，又都神速異常，一見地底，被雷火震穿一個大洞，老魔趙長素，隱身在旁，如非飛遁得快，幾為所傷，想起前日，誤入魔宮的少女，尙在地底被困，恐其受了誤傷，或是就勢逃走，連忙咬破舌尖，張口一股血焰，噴將出去，待將地穴封閉，一面施展魔法，將妖陣復原，同時，一聲極淒厲的長嘯過處，身形一閃，人又隱去，祇剩那幢金碧魔火，懸空而立血海之中，背上三個死人骷髏，忽然飛起，暴漲丈許大小，各在一團濃烟，圍繞之下，飛舞而起，五官七竅，齊噴黑烟，口作厲嘯，哭喊着易靜的名字，剛一出現，猛瞥見一線墨綠光華，在那快要復原的地穴口邊一閃，魔女本來隱身在側，意欲運用三梟神魔，和九幽靈火，祕魔神裝，一齊施威，與敵拚命，一見墨光飛出，心方一動，忽聽一少女口音，笑罵道，該死魔女，禁閉我的邪法，已被我易師打破去，你那制命的東西，却在我的手上，可要還你，魔女素來心狠手辣，動作極快，又當失利之際，越把敵人，恨如切骨，巴不能一舉手，便將敵人，粉碎慘死，上來見對方，法寶神奇，還自持重，不料反而誤事，失去好些魔宮至寶，人還受傷，因此恨毒，又見鳩盤婆，始終不理，怒急心橫，暗忖這三件法寶神魔，師父將來，抵禦天劫，

均有大用，我不如全發出去，能勝敵人，自是快意，否則，師父一見此寶，不能保全，定必無法袖手，主意打定，頓生毒計，先用兩件試探，並不完全發揮，如見不勝，再將三梟神魔放出，在祕魔神裝，防護禁制之下，強破神魔，與敵硬拚，這類魔法，雖極陰毒，輕易不用，每一發難，不將敵人殺死，吸去生魂，決不罷休，否則，便要反噬主人，端的利害無比，魔女還恐不易全勝，一面又指揮四外環繞的，九幽靈火，乘隙夾攻，恰是同時施為，發動絕快，連轉念的功夫都沒有，祇顧急於報仇，忘了那面本命神魔的令符，尚在少女手中，前日因喜少女靈慧，自己尙無傳授衣鉢的門人，意欲收為弟子，少女偏是倔強不肯，如照平日，早已激怒，將其慘殺，把生魂攝去，祭煉神魔，不知怎的，見那少女，生得靈慧美秀，人又那麼天真胆大，一任威逼恐嚇，老是笑顏相向，既不害怕屈伏，也不出言頂撞，祇說，此時不願拜師，非要問過所尋的人，才能答應，由不得使人憐愛，先禁魔宮之中，不知用什麼方法，將魔壇上，那面元命牌取去，等到回來發現，竟以此相挾，如再逼他，便將此牌毀去，與之同歸於盡，當時雖然有氣，不知怎的，竟不忍下那毒手，後來，因少女始終不說名姓來歷；祇說他有一位尊長，相依為命，定在三四日內，在左近山頭相見，必要尋家，如允拜師，便可答應，否則，寧死不從，自己拿他無法，將其困入魔陣地底，魔宮歲月，一向安靜，從無外人上門，萬沒料到，仇敵會來，一時疏忽，忘却前事，聞言，猛想起那面令符，關係重要；如被毀去，休說祕魔神裝，難於保全，那九幽靈火，均是數千年前，凶魂厲魄煉成，凶野異

常，全靠這面元命牌統制，一旦被毀，這類惡鬼，有什情義，害敵不成，必向主人，倒戈反噬，三梟神魔，更是利害，此寶一失，無法能制，除非當時，有一修道多年的元神，供其吸收精氣，再來其飽啖生人精血，昏昏如醉，片刻之間，施展祕魔玄功，還須損耗本身元氣，才能將其勉強制住，最後，仍要師父親自出手，另煉本命令符，方可馴服無事，當此千鈞一髮之際，此女忽然遁出，心意難測，魔法異寶，已全發動，急切間，又收不轉來，口中怒喝，速將令符還我，免遭慘殺，隨手一揚，一股血焰，剛發出去，墨光一閃，忽然不見，跟着，人影一晃，少女突在敵人寶光之中現形，會合一起，這才看出仇敵，與前日誤入魔宮的少女，竟是同黨，這一驚，真非小可，急急交加之下，強忍憤火，正待把那神魔，強行收回，忽聽霹靂一聲，由少女手上，飛起一片綠光，中擁一個，赤身倒立的，美貌少女，長僅尺許，生得又嬌又嫩，膚如玉雪，美艷絕倫，見元命神魔已然飛出，暗道不好，無如本身命脈，已被敵人寶光隔斷，無法回收，三梟神魔又因剛放出來，尙未吸到敵人精血，主人再一強迫回收，立時暴怒，同聲厲吼，張牙舞爪，目射凶光，狂噴毒焰，口中獠牙，挫得山響，一齊反身，竟朝自己撲到，知道這類凶魔，反臉無情，稍爲應付失宜，便受其害，事前沒料到來勢這快，兩下不能兼顧，當時鬧了一個手忙腳亂，無計可施，心正急憤，忽聽一聲大震，一團銀色火花，由少女右手五指彈出，打向左手那面令符之上，本命神魔身上綠光，立隨雷聲震散，剛現出一個，其紅如血，貌相猙獰的魔影，仇敵揚手，又是一粒銀光，波的一聲，血焰紛飛中，

連那魔影，也被震散，化爲烏有，方覺形勢危急，那三梟神魔，和所有凶魂厲魄，俱都賦性凶暴殘忍，具有靈性，日受魔法禁制，服那苦役，並受煉魂之慘，怨毒已深，常年祇盼多殺幾個敵人，以便吸食精血元氣，增長自己凶焰，無如鳩盤婆，法令甚嚴，不許門人，輕放神魔害人，一年中，難得飽啖兩次，好容易，被主人放出，無奈敵人，不是尋常，難於加害，本就怒發如狂，恨不得反咬主人洩憤，那面制他的，法牌令符，忽爲敵人所毀，這一來，好似驕兵悍將，早就蓄有逆謀，意圖反叛，一旦遇到良機，立時暴發，紛紛怒吼，齊朝主人，爭先撲去，鐵姝見狀大驚，又因令符一破，防身至寶，祕魔神裝，立時暗無光華，不經魔法重煉，已難應用，一見羣魔，紛紛反撲，勢急如電，慌不迭，拔下腰間那面三角令牌，朝前連晃，牌上竟有一股紫綠色的火彈，朝前射去，打得爲首三魔，滿空翻滾，甚是狼狽，暫時雖被擋住，三魔仍自不退，反更激怒恨毒，必欲得而甘心，前仆後繼，目射凶光，口中連聲怒吼，滿嘴獠牙亂挫，聲勢反更凶猛，四外千百成羣的惡鬼，又各頂着一朵，綠陰陰的鬼火，口噴毒烟，悲聲呼嘯而來，魔女見不是路，正自驚惶憤恨，拚着多耗元氣，先將魔鬼，暫時敵住，再向鳩盤婆求救，就這應變瞬息之間，趙長素隱身在旁，本可無事，因見令符被毀，神魔惡鬼，齊向主人倒戈，明知形勢不妙，就此遁走，原來得及，偏因記仇心重，人又凶狠詭詐，知道鳩盤婆不來，乃是爲他，暗忖鐵姝，是你相依爲命的愛徒，如今連失至寶，還要受傷，看你是否袖手不問，正在幸災樂禍，一見鐵姝，取出那面三角令牌，將魔鬼擋住，知道此是鳩

盤婆，專制神魔之寶，鐵姝許防所煉神魔惡鬼，受傷太重，尚未發揮全力，心生毒計，意欲激怒神魔，使與鐵姝拚命，以便誘激悍妻出場，假意助戰，將手中祕魔喪門箭，對準神魔，口中大喝，無知魔鬼，不去殺害敵人，如何忘恩叛主，話未說完，鐵姝本因乃師，遲不出場，料定痛惡老魔，不肯違背昔年誓約之故，老魔以前師長，此次患難來投，十分謙和，不好意思，反臉爲仇，及至魔鬼羣起反噬，連揮令牌，施展魔法抵禦，均擋不住，這些魔鬼，均經師徒二人，多年物色，苦心祭煉而來，如以全力剋制，雙方元氣，均要大耗，再說，也未必制服得住，心正爲難，忽聽趙長素，這等說法，猛想起師父，性情剛復，言出必踐，不將老魔殺死，決不會來，自己連失重寶，還受魔鬼圍攻，情勢已是危急，再被敵人，破陣逃走，休說師父面前，無法交待，有何顏面，再與相見，這些魔鬼，非有修道人的，精血元神，不能使其就範，這廝雖是師父昔年情夫，雙方早已恩斷義絕，當此重要關頭，還顧惜他作什，心念一動，竟起殺機，猶笑一聲，冷不防，施展玄功變化，元神化爲一條，碧光閃閃的鬼影，朝趙長素，當頭罩下，跟手，把三角令牌一晃，朝人一指，爲首三神魔，立捨鐵姝，朝趙長素，歡嘯撲去，趙長素不料鐵姝，突然翻臉，偏巧手中喪門箭，剛發出去，正射在三魔的頭上，這一受傷，越發暴怒，來勢更急，趙長素見狀大驚，想要逃遁，已自無及，鐵姝又是行家，碧光一晃，便被制住，怒吼大胆鐵姝，意欲何爲，我此來，原爲向你師父請罪，還未見面，爲何下此毒手，話未說完，三魔頭已各嘻着一張血盆大口，撲上身來，趙長素知道鐵姝，

於萬分無法之中，意欲拿自己的精血，去喂神魔，以圖緩和危機，驟出不意，身子已被鐵姝元神罩住，無法掙脫，情急之下，厲聲急呼，鐵姝不可太狠，就要殺我，去制神魔，也請將元神保住，與你師父見上一面，隨聽一個老婆子的口音，冷笑道，味良無義的老鬼，還有面目見我，昔年你對神魔，所發誓言，今已應驗，我因不願見你死時醜態，故未前來，累我徒兒，俱了好些法寶，你既再三求告，容你見上一面，使我快意，也好，易靜聽那語聲，宛如鼻鳴，聽去若遠若近，十分刺耳，知是鳩盤婆飛來，心神立時一緊，知道敵人利害，不可輕視，因見石慧，年約十三四歲，貌相靈慧，美秀入骨，滿頭綠髮，人極天真，自從見面，便連笑帶說，親熱非常，身困魔陣，強敵當前，絲毫不以為意，恐其冒失受傷，剛在低聲警告，一聲長嘯，已劃空破雲而來，同時，目光到處，光是一溜黑烟，其急如箭，凌空飛墮，烟中現出一個，身材矮小，蓬頭赤足，身穿一件黑麻衣，手持鳩杖，貌相醜怪的老妖婦，才到陣中，左手一揮，立有一片黑雲，鐵幕也似，由衆人頭上，電馳飛過，黑烟中，閃動起億萬金碧光雨，來勢萬分神速，祇一閃，便將那頭頂鬼火的，無數惡鬼捲去，大片慘嗚厲嘯聲中，惡鬼全數不見，連那萬丈血雲，也同收淨，祇天色仍不見透下，四外茫茫，一片昏黃色的暗影，籠罩當地，無論何方，均看不出一點人物影迹，祇鳩盤婆師徒，各在黑烟飛動中，凌虛而立，鐵姝腰間人皮口袋，已然不見，所穿翠羽織成的雲肩戰裙，仍在身上，金碧光華，却減去了許多，滿臉愧憤狼厲之容，這時，趙長素已被那三個魔頭，咬緊身上，神魔剛一咬住人身，便

自縮小，仍祇拳頭般大，白髮紅睛，目射碧光，各將利口，咬緊趙長素的肩臂前胸，連吮帶吸，咀嚼有聲，趙長素滿臉驚怖之容，痛得連聲慘嗥，已無人色，右手戰兢兢挽着一個魔訣，口噴魔光，緊護頭臉，強忍苦痛，意圖死裏逃生，尚在強行掙扎，鳩盤婆明見易靜石慧，同在寶光籠罩之下，靜坐相待，直如未見，那三魔鬼，本在呼吸人的精血，就這共總幾句話的功夫，趙長素人已消瘦大半，成了皮包骨頭，疼得凶睛怒突，目光如火，佈滿紅絲，周身冷汗淋漓，神魔還在咀嚼不已，身被魔光罩定，除却手還能動，通身已不能動轉，正在慘嗥悲呼，苦求饒命，鳩盤婆也自飛到，朝趙長素，冷冷的看了一眼，隨把鳩杖一指，鳩口內立有三股，中雜金碧光針的黑烟，將三魔鬼罩住，魔頭立被禁制，停了呼吸，同聲悲嘯起來，趙長素還以為五行有救，悍妻發了慈悲，肉體雖失，元氣大虧，至少元神，當可保住，連忙哀聲求告，痛悔前非，欲求寬恕，鳩盤婆始終冷冷的，毫不理睬，等趙長素，悲哭求告了一陣，方始冷冷的，微笑答道，想我姊妹，當初均極年青貌美，因是生長番族，求婚的男子，何止千百，祇為從小好道，不肯嫁人，後來，被你花言巧語，百計求婚，我恰拜在前師門下，因本教不禁婚嫁，以為你情癡意誠，不聽好友同門勸告，毅然允婚，致被你哄騙了二十餘年，誰知你人面獸心，見我年紀稍長，另外戀一妖婦，寵妾滅妻，仗着魔法，對我虐待，我一時悲憤無計，暗往鐵城山師祖魔宮，叩關求死，歷時四十八晝夜，受盡諸般苦難，恐怖艱危，魔宮忽然開放，我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泣血痛心，悲號無門之際，不料福緣巧合，比時，竟是師祖

七百二十年一次的，開關之期，師祖忽現法身，指示玄機，並授三部魔經，命爲赤身教主，我因嫁你，元嬰已失，所創赤身教，又是上乘魔法，必以童貞成道，爲踐宏願，又受了許多苦難，方始自孕靈胎，修復元貞，按照師祖大命，建立教宗，因想你昔年對我無情，由於年老色衰而起，爲報前仇，特意煉成這般醜怪形貌，將妖婦擒來，對你仍念前情，並無惡意，誰知你忘恩負義，一味袒護妖婦，得信趕來，與我反臉成仇，兩次暗下毒手，無如我法力高強，已非昔比，於此激怒，才當你面，把妖婦連刺一百九十三魔刀，最後再用神魔，將他精血吸盡，至今元神，仍在魔宮，受那煉魂之慘，你當時心痛妖婦，直恨不能把我嚼成粉碎，才快心意，因奈何我不得，又對本命神魔立下毒誓，從此永不相見，見面必有一死，方才不願見你陰柔懦弱，無恥卑鄙的醜態，本意由你自作自受，免得見面之後，勾動舊日仇惡，使你身受更慘，道我心腸太毒，你偏非見我不可，本教最重恩怨，以牙還牙，今日之下，你還妄想保得元神回去，豈非作夢，趙長素深知鳩盤婆爲人忌刻剛愎，言出必踐，昔年雖然同是魔教中人，彼此各有師承，比時法力，不如他遠甚，以致受盡欺逼，自從情場失意，妬憤入山，巧遇魔教中，一位閉關多年的長老，奉命創設赤身教後，因受激刺太甚，性情越發變得殘忍險惡，冷酷無情，聞言，才知錯會了意，本是多年夙仇，以前曾經千方百計，想爲愛妾報仇，無如悍妻，曾修上乘魔法，萬非其敵，隱忍多年，懷恨已深，本已立誓，除非能報前仇，永世不與相見，不料打錯主意，自投死路，先前還想，自己固是薄情負義，對他不起，終是多年夫妻



，當有一點，香火之情，想不到，身遭魔鬼啃噬，受盡苦痛，好容易忍死苦熬，將其盼來，聽那口氣，不特不肯絲毫放鬆，身受祇有更慘，雖然魔教最重恩怨，尤其對於尊親夫婦，薄情負義，處罰最慘，如照平常，也祇事前多受酷刑，受完楚毒，一死了事，悍妻竟連元神，也不令保全，連想似別的凶魂厲魄，供他煉法之用，暫保殘魂餘氣，都辦不到，一時悲憤填膺，新仇舊恨，齊上心頭，厲聲大罵，醜潑婦，無須驕狂，今日我因命數將終，不曾細想天蒙賊和尚的昔年佞語，一時疏忽，更沒想到你師徒，這等凶殘陰險，自投死路，但你昔年連煉九次天魔大法，宇內無數孤魂怨鬼，被你師徒，殘殺毀滅的，爲數何止千百，雖然，這些多是凶魂厲魄，你平日對於正教中人，也常以此掩飾罪惡，自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煉雖是魔法，反爲世人除害，尤其近一甲子，清理門戶之後，不收男徒，重定教規，表面驕狂自大，惟你獨尊，實則自知天劫將臨，內裏胆怯，意欲借此歛跡討好，免得正教中人，尋你爲難，用心良苦，你那愛徒鐵姝，偏不爭氣，到處爲你惹禍，無如同惡相濟，他是你所煉九子母天魔的替身，奈何他不得，如今大難，已被引發，來時，我早看出你那仇人易靜，本無尋你之意，我與他也是無心相遇，因受重傷懷恨，想起鐵姝，上月前來看我，曾說起你師徒，現藏此山，不敢見人，鐵姝屢受仇敵欺侮，見你不爲作主，胆小怕事，時常怨恨，再想起你這潑婦，以往仇恨，意欲坐山觀虎鬥，爲你引鬼上門，你如得勝，仇敵師長，均是天仙一流，見愛徒爲你所殺，必不干休，你師徒早晚形神皆滅，我固解恨，你如爲敵所敗，不特多年凶名，敗

於一旦，事如湊巧，再將那被你用酷刑，楚毒多年的心上人，乘機救走，使其尋一美貌軀殼，借體回生，我和他天長地久，永遠恩愛，氣死你這醜潑婦，更是一舉兩得，誰知誤中奸計，被鐵姝賤婢暗算，爲你師徒所害，此是我以前，爲惡太多之報，不去說他，我死之後，你那劫難，也必臨頭，照例，這類大劫，局中人多高法力，也難推算，你不久所受，定必較我更甚，說時，鳩盤婆見老魔厲聲喝罵，始終冷冷的望着，雙目碧瞳，隱泛凶光，任其叫罵，直如未聞，也未出手，鐵姝早已暴怒，兩次將手揚起，均被鳩盤婆，搖手止住，聽到末兩句上，瞥見老魔，手挽魔訣，知其死前，還想用魔教中最陰毒的惡誓，拚着多受苦痛，來咒自己，心中憤怒，表面聲色不動，等到老魔，把手中魔訣，照準自己頭上發出，待要把手伸向口內，倏地猶笑一聲，面色微微一沈，把手中鳩杖，往前一指，立有一條血影，由鳩口內，電掣而出，朝老魔身上撲去，當時合而爲一，趙長素原想借着說話，暗施陰謀，冷不防猛下毒手，以本身元神，與敵一拚，雖然雙方法力，相差懸遠，想要同歸於盡，決辦不到，這類魔法，最是凶毒，除非自拚必死，決不輕用，祇要驟出不意，搶先發難，鳩盤婆惟恐他師徒受傷，必要猛下毒手，將已殺死，這樣仇報不成，當可求得一個痛快，那知鳩盤婆，因他寵妾滅妻，忘情負義，飲恨多年，立意報復，連大敵當前，均無暇顧及，表面不動聲色，暗中却以全神，貫住在他身上，早有準備，魔法又高得多，動作比他更快，趙長素手才入口，還未及咬斷，向外噴出，血影已自上身，爲神魔所制，不特有法難施，連言動均受仇敵禁制，不能自主，

身遭慘禍，還受大辱，再想起仇人先前口氣，不知還有什麼殘酷花樣，事已至此，無計可施，祇得狂吼一聲，未及開口，已爲神魔所制，心却明白，眼睜睜望着仇敵，將下殺手，休說抗拒，連耳目五官，均不能隨意啓閉，最難受是，那被三梟神魔，吸去精血，祇剩皮色骨頭的，一隻右手，剛塞到嘴內，牙齒已自下落，深嵌入骨，但未咬斷，便爲魔法所制，通身和廢了一樣，不能拔出，所施魔法，又最陰毒，已然生效，但未發難，變爲反害自身，仇人對此，偏是不加禁制，祇覺利齒深嵌指骨之內，奇痛攻心，一陣陣的血腥氣，直往鼻中鑽進，深入喉際，臭穢難聞，嘔是嘔不出來，空自痛苦激怒，冷汗交流，連想暫時急暈過去，少受片時的罪，都辦不到，正瞪着一雙三角小眼，連痛帶急，心臟皆顫，料定鳩盤婆，所下毒手，還不止此，苦熬了一會，果然鳩盤婆，先朝鐵姝，嘴皮微動，然後冷着一張醜臉，微笑說道，以你忘恩負義，對我那等殘暴，容你今日慘死，還是便宜，你不是想你那心上人麼，我命鐵姝，將他喚來，容你一見如何，趙長素見他說時，滿臉狼厲之容，料定不懷好意，不知凶謀毒手，如何慘酷，話是沒法出口，連想閉目不看，也辦不到，祇得由鼻子裏，悲哼了一聲，戰兢兢靜待仇人宰割，隨見鐵姝，將手中三角令牌，朝空一招，厲聲大喝，賊淫婦速出待命，隔不一會，便聽一種，極淒厲難聞的慘嘯，應聲而來，乍聽好似相隔頗遠，少說，也在百里之外，但那嘯聲，淒厲悠長，劃空而至，並未中斷，來勢更快，易靜，石慧，見敵人內闕，反正不能免難，樂得乘此時機，暗中準備，觀查一點虛實，便不去睬他，各自運用法寶飛劍，加意

防護，靜看敵人，關什花樣，及聽悲嘯之聲，破雲飛墮，往前一看，乃是一個，黑衣女鬼，看去身材瘦長，細腰纖足，一張薄皮瘦骨，微帶長方形的鬼臉，面容灰白，全無血色，骨瘦如柴，貌雖不美，衣履到還清潔，頸間掛着一個金鎖，乍看直和生人，差不許多，先落到鐵姝前面，望着令牌下拜，剛低聲說了一句，賤婢待命，請仙姑恩示，鐵姝突把青滲滲的凶臉一洗猶笑道，你的情人丈夫，憐你在此受苦，特向教主求情，容他一見，和你一同上路，你可願意，那女鬼想是遭受惡報，年時太久，對方習慣，和那毒刑，均所深知，一聽口風不妙，嚇得面容慘變，周身亂抖，顫聲悲叫道，仙姑開恩，賤婢自知以前，蠱惑老鬼，播弄是非，累得教主，爲我這淫賤妖婦，受盡苦痛，罪惡如山，雖然日受刑罰，仍仗教主，大恩寬容，才保得殘魂，至今未滅，仙姑行罰，又格外寬容，恩重如山，方才正在黑地獄中待罪，忽聽恩召，聞命卽行，因知仙姑，厭惡污穢，又特忍受奇痛，在淨身池中，將周身血污，匆匆洗去，方敢來此待命，這些年來，休說不會想過老鬼，恨他入骨，便他真個來此，賤婢也決不願見他的了，易靜不知鳩盤婆，暗用魔法捉弄女鬼，用心慘酷，見女鬼祇對鐵姝一人問答，鳩盤婆在旁，直如未見，心方奇怪，鐵姝已冷笑答道，當初你千方百計，謀嫡奪寵，此時偏說這等違心的話，見與不見，由不得你，女鬼聽出口風越壞，好似怕極，顫聲悲鳴道，仙姑開恩，念在賤婢，這多年來，始終恭順，早已痛悔前非，無論有何吩咐，粉身碎骨，無不唯命，祇求仙姑在教主面前稍爲解勸，免和那年一樣，應對錯誤，使教主生氣，增加賤婢罪孽，就

感恩不盡了，鐵姝猶笑道，淫潑婦，不必假猩猩，我不騙你，老鬼實已來此，也祇今日一見，除却教主開恩，令你隨他同行，以後更無相逢之日，不信，你看，鳩盤婆也真陰狠，自不現形，祇將老魔趙長素現出，妖婦原因以前陰謀害人，造孽太多，身受惡報，已有多年，因在鳩盤婆師徒，積威之下，日受諸般痛苦，對於趙長素，自認爲惟一救星，但知魔法利害，趙長素決非其敵，惟恐鐵姝，故意試探，假說悔禍心誠，不願再與老魔相見，心實求之不得，又以鐵姝，性情反復，喜怒無常，又是執刑的人，前月回山，曾說與老魔相見，託其照應，自己當日，還免去一頓毒刑，如非說時，神情不善，驚弓之鳥，心中胆寒，早已承諾求告了，及聽話完，把手一指，目光到處，果見昔年爲了寵愛自己，身敗名裂的舊情人，站在一旁，以爲雙方以前，原是師徒，也許年久，仇恨已消，氣也出夠，老魔再託鐵姝，向對頭解勸，釋放自己，也說不定，人當急難之中，隨便遇着一個相識的人，便認爲是個救星，何況又是最愛自己的舊情人，加以平日所受酷刑，楚毒太甚，罪孽有勝百死，當此渡時如年，忽然發現生機，怎不喜出望外，驚喜交集之下，興奮過甚，當時也未看清，剛脫口急呼得半聲夫字，猛想起魔女心意，尙自難測，心胆雖然發寒，終壓不住多年苦望，早眼含痛淚，撲上前去，晃眼飛近身旁，正要抱頭哭訴，忽然發現趙長素，形容消瘦，一臂已斷，另一手，塞向口中，睜着一雙三角眼，一部絡腮鬍子，似被烈火燒去，剩下許多短樁，刺蝟也似，趁着一張，狹長灰白，似哭似笑的醜臉，望着自己，一言不發，好似心中有話，無法出口，神情狼狽

已極，不禁大驚，暗忖對頭恨我入骨，老魔當初又有誓不再見的誓願，怎會來此，又是這等狼狽神態，莫要爲救自己，被擒住，再一回憶，昔年老魔，如聽自己的話，先將對頭殺死，那有今日之事，祇爲自己誤信奸夫之言，不曾強迫老魔，下那毒手，老魔再一疏忽，被對頭逃往鐵城山，巧遇魔主，反到轉禍爲福，不久，便將自己擒去，慘殺煉魂，老魔雖然偏向自己，這多年來，明知自己日受毒刑，與那煉魂之慘，始終置之不問，今日才來，又是這等神態，如再不知自量，來此冒險，意圖嘗試，豈不害我，加倍受苦，想到這裏，頓犯昔年淫凶潑悍之性，一面又想借此，證實前言，表明心意，這一勾動平日所積幽怨，覺着老魔棄他不顧，於是把所有怨毒，全種在老魔一人身上，由不得細眉倒豎，小眼圓睜，撲上前去，一把抓住老魔前胸，咬牙切齒，先咒罵道，你這喪盡天良的老鬼，自對教主，忘恩負義，害我遭此惡報，死活都難，固然我當初淫凶潑賤，信口雌黃，你這老鬼，何等狡詐靈警，焉有不知之理，如今罪孽，被我一人受盡，你却任意逍遙，置之不理，我寧願在教主恩寬之下，受那惡報，也不願再與你相見，你還有何臉面，來此作什，妖婦機智刁狡，甚於老魔，一邊哭喊咒罵，早在暗中，留意查看，見老魔眼含痛淚，不言不動，喉中不時發出極微弱的慘哼，聲帶抖戰，料爲魔法所制，已無幸理，再一想起，先前鐵姝口氣，驚魂大震，斷定凶多吉少，暗忖這老鬼，太已刁狡，一向自私，口甜心苦，自己雖是他最寵之人，也常受其哄騙，多年不加過問，還好一些，這一來，反更使我受害，越想越恨，由不得氣往上撞，惡狠狠厲聲怒喝，你這

老鬼，害得我好苦，今日與你拚了，說罷，張口便咬，妖婦口小，却生得滿嘴又細又密的利齒，祇一口，便將老魔，又小又扁的鼻頭，咬將下來，正待伸手，朝臉抓去，猛想起老鬼魔法頗高，怎會始終不發一言，難道對頭，故意幻形相試不成，所料如中，率性做得凶些，心念才動，忽聽身後，有人冷笑，不禁大驚，回頭一看，心胆皆裂，慌不迭，跪伏地上，哀聲急喊，教主恩寬，饒我殘魂，鳩盤婆冷笑道，當你二人，合謀害我時，何等恩愛情熱，今日你們患難相逢，如其兩心如一，寧死不二，我也想得過些，至少總可給你一個痛快，誰知你們，全是自私自利，爲想求我寬容，一個不惜卑躬屈節，向我求饒，一個不查來意，祇圖自保，稍覺不妙，便下毒口，惡形醜態，一齊落在我的眼裏，這等狗男女，我也不值動手，現將神魔放起，每人均有一個附身，相助殘殺對方，你們既是歡喜冤家，如能恩愛到底，甘受我那歡喜獄中，三百六十五種酷刑，那怕祇剩一絲殘魂餘氣，也能仗我神通，保得你們殘魂，前往投生，雖然靈氣消失，轉世之後，癡呆殘廢，所受千災百難，不是人所能堪，到底形神不致全滅，我也消了多少年的惡氣，如真恩愛成仇，當我面前，自食惡報，以求速死速滅，免得多受苦難，你們元神，雖然大傷，法力尙未全失，况有神魔助你威力，將對頭殺死，誰先得勝，也有好些便宜，現將老鬼禁制撤去，由你二人，商計回話，路祇兩條，由你挑選，決無更改，在未發令對敵，或是自甘受刑以前，任你二人，如何恩愛纏綿，互相商計，我決不問，此外還有一線生路，便是你們選出一人，獨任艱難，先在我歡喜獄中，受盡諸般酷刑，在

我法力護持之下，雖然身受奇慘，却將元神保住，自身受完孽報，再代他心愛的人，受上一次苦難，事完之後，將元神獻與神魔，所代的人，雖仍不免挨上九百魔鞭，却可放其投生，不再過問，你們可去商量回話罷，說罷，鐵姝把手一招，老魔趙長素，因受鐵姝元神禁制，身受奇慘，骨髓皆融，四肢酸痛，周身和癱了一樣，偏是全身不能自主，連想倒地，都辦不到，那罪孽真比死還利害，及至附身元神一去，緊咬身上的，三鼻神魔，也被鳩盤婆，魔法禁制，強行收回，禁制一失，方才所受奇癢酸痛，一齊攻心，悲號一聲，暈倒在地，正在強行掙扎，默運玄功，行法止痛，兩條血影，已自分頭飛來，當時聞到一股血腥氣，便被附在身上，合為一體，痛楚雖未消失，精神却到強健起來，趙長素早看見愛妾，先前驚喜交集，眼含痛淚，想要抱頭痛哭，忽然面容慘變，亂罵亂咬，周身抖戰不休，好似怕極神氣，知道鳩盤婆師徒，心狠意毒，這多年來，不知受了多少殘酷的報復，本來心中憐憫，繼一想，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再見愛妾形貌已變老醜，骨瘦如柴，元神如此，本身可知，心情也就冷淡下來，及聽鳩盤婆，那等說法，深知歡喜獄中，三百六十五種慘刑，要經一年之久，才能受完，身在其中，休說渡日如年，便是一分一刻，也使人肝腸痛斷，受盡熬煎，比度百年，還要難過，等到歷盡痛苦，至多剩上一縷殘魂餘氣，肉身早已消滅，這等罪孽，勝於百死，何況仇敵，怨毒已深，定必盡情楚毒，一個忍受不住，仍是形神皆滅，平白多受好些苦難，本就沒有打算走這條路，妖婦却因這多年來，受報奇慘，又知仇人，言出如山，求告無用，當時驚魂



皆顛，想了又想，除非老鬼，真個情深，也許想起以前恩愛，拚着多受苦痛，保全自己殘魂，前往投生，免得一同葬送，才直線之望，自覺有了生機，朝着鳩盤婆師徒，叩了兩個頭，道聲賤婢遵命，祇求恩寬，和老鬼說幾句話，說罷，便往老魔身前撲去，因知鳩盤婆，說話算數，魔法甚高，反正瞞他不了，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不如實話實做，以爲老魔最喜花言巧語，一到身前，便施展昔年狐媚故技，抱頭哭喊道，事到今日，我也無話可說，祇求你念在昔年恩愛之情，反正難逃毒手，與其兩敗俱傷，何如爲我，多受一次磨折，保我殘魂，前往投生，話未說完，老魔正當創巨痛深之際，便是月殿仙人，橫陳在側，也無心腸，多看一眼，何況妖婦，先在黑地獄中，沈淪多年，元氣大傷，變得那麼枯乾醜怪，方才又咬了他的鼻子，心早不快，嫌他祇顧討好仇人，做得太過，但一想到，妖婦受了多年孽報，便能脫身，逃出羅網，祇剩一縷殘魂，休說報仇洩恨，連想再投人類，都是萬難，何況仇人師徒，決不放他過去，自己肉身，雖然不保，法力尚在，又有好些徒黨，仇人祇管恨毒，以前終是夫妻，他說此話，也許示意自己，強迫愛妾，多受一次歡喜獄中苦難，爲己代死，或令自己將其慘殺，消了昔年仇恨，再行網開一面，也未可知，本和妖婦，同是自私自利，一般心理，不料還未開口，妖婦已撲上身來，連哭帶訴，由不得心生厭惡，但在用人之際，一心想用巧語哄騙，勸妖婦做替死鬼，故意回手一把抱住，先用溫言慰問，然後曉以利害，說仇人恨你入骨，不比對我，還有絲毫舊情，反正不能保全，與其同歸於盡，何如爲我多受一點苦難，使我保得完

神逃走，將來還有報仇之望，妖婦深知老魔，卑鄙怯懦，專一自私，聞言，料知生望已絕，不等說完，便朝老魔，迎面一掌，奮身掙起，厲聲哭罵道，我早知你這沒良心的老鬼，平日專一，花言巧語騙人，供你快活，到了緊要關頭，祇顧自己，決不替人打算，當初我雖謀嫡爭寵，播弄是非，還不是受你的騙，以為逼死仇人以後，便可盡情享受，照你昔年所說那大神通，仇人還不是在你掌握之中，由你盡情處置，決不怕他跑上天去，誰知你口甜心苦，祇是一張寡嘴，對於仇人，既是優柔寡斷，沒照你所說，下那毒手，反逼他逃出魔宮，以致為我種下禍根，後來我被擒去，你不是不知道，比時，仇人法力，比你高不許多，得信之後，立時趕去，就算不能全勝，將我救走，也頗有望，你偏胆小怕事，想等法寶煉成再去，也不問我身受，有多慘痛，你那法寶，雖然煉成，仇人法力，也更精進，祇有更糟，果然一到便被打敗，當着你面，將我碎尸萬段，零碎宰割，你身為男子，也是魔教中，有名人物，見心愛的人，受此酷刑，不能解救，已是奇恥大辱，比時仇人，對你恨毒，尚無日後之甚，你為我受點委曲，說上幾句好話，使其消滅仇怨，或是就此退走，也好一些，你偏和他翻臉，全沒想到我在仇人掌握之中，那樣罪孽，如何忍受，不特不肯服輸，反到激怒，一任我血淚呼號，再四求你，認錯低頭，保我殘魂，免受魔宮二五地獄，酷刑之慘，始終置之不理，仗着那件防身法寶，冷不防竟回本命神魔，立下那等惡誓，固然，仇人心狠，但他受你欺騙多年，不知為你受了多少苦難，眼看成道有望，你忽然另愛一人，將他法寶魔經，全行騙去，並還對他虛

待，他又是一個熱情的人，如何不痛恨到了極處，便我是他，也容你不得，最可恨是，起完惡誓，便把我元神丟在那裏，匆匆遁走，起身時，又連發七口血花神刀，二十五粒陰雷，仇人並未受傷，却將魔宮靈景，毀去好些，由此恨你人骨，比我祇有更甚，我這多年來，雖在黑地獄中，受盡煉魂之慘，與那七十二種酷刑，一則，習久相安，知難避免孽報，生望已絕，也就拚着苦熬下去，近年仇人師徒，見我知道自作自受，祇管受盡熬煎，常年驚魂皆顫，渡時如年，始終逆來順受，未出絲毫怨言，近三月內，已不似以前那樣嚴厲，尤其鐵大仙姑，被我感動，不再加意凌辱，有時遇到高興頭上，還將每日應受割魂割魄，慘刑寬免，正想再過些年，也許仇人日久氣消，就不將我放走，能夠自己請命，拚受三年零六個月的苦煉，將我元神，化爲神魔，爲他師徒效忠，從此免受無邊苦業，豈不是好，誰知你這老鬼，自己惡貫滿盈，往別處尋一死路也罷。

第四回 恩愛反成仇更憐歡喜獄成魂驚魄悸 酷刑誰與受爲有負心孽報神滅形消

你平日不加問問，偏在我稍有一線生機之時，跑來闖魂，害人害己，我因仇人對你，怨毒已深，難得內中一條，還有絲毫之望，忍着冤苦，和你商量，心想你把我害得這般光景，稍有人心，便爲我粉身碎骨，也不算過，何況仇人，根本容你不得，元神萬難保全，不過多受一年苦難，便可將我保全，以爲一說即允，誰知仍是自私，妄想騙我，爲你多受苦難，再向仇人，覓顏求活，你此時精血，已被神魔吸盡，元氣大虧，即便保

得元神逃走，也與尋常遊魂怨鬼迥異，虧你老臉，竟會說出爲我報仇的大話，我此時已把你這狼心狗肺，看了個透，想你捨己從人，必是無望，深知以前，爲惡太多，應當受此孽報，也不再作求生之想，想我助你，更是做夢，休說歡喜獄中，每日須經七萬次以上，慘刑熬煎，非我所能忍受，即使舉手之勞，照你這等薄情無義，卑鄙自私之人，寧甘與你同歸於盡，也決不會再上你當，我那孽報，已早受夠，漫說逃生無望，即便保住殘魂，也祇化生毒蟲之類，連個人身，都投不到，轉不如形神皆滅，沒有知覺，免得痛苦，你也無須多言，我此時祇想求個痛快，好在各有神魔附身，你精血元氣，已全損耗，就有法力，也未必便佔上風，且看何人得勝，搶這一個早死罷，說時，趙長素原知妖婦，以前恃寵驕狂，每喜出言頂撞，仍想騙他上套，任其哭訴，微笑靜聽，後來越聽，口氣越覺不對，再一偷覷鳩盤婆，正朝自己冷笑，好似仇人當面現眼，快心得意之狀，再聽妖婦，口氣墜絕，知難挽救，無如危機瞬息，當此存亡關頭，除却欺騙妖婦，仍用前策，別無生機，心雖憤恨，仍然強忍怒火，不敢發作，剛朝妖婦，喊得一聲妹妹，底下話未出口，一片黑烟飛動中，鐵姝忽在二人面前現身，冷笑道，老鬼你也得道多年，有名人物，爲何還不如賊潑賤有骨氣，時已不早，易靜賤婢，尙困陣中，不曾納命，師父雖許你們，在臨死以前，說幾句心腹話，原因你二人，昔年那等恩愛，當這千鈞一髮之間，想起以前情分，定必爭先求死，互相憐愛，果能始終如一，甘受毀身滅神之慘，毫無怨言，並還轉爲對方設想，祇求所愛之人無事，便粉身碎骨，歷盡千災百難，也

非所懼，果能如此，也還有點商量，師父就許爲你二人，至情感動，肉身難保，或將元神，一齊放掉，都在意中，誰知道等膿包，以前一個百計進讒，一個寵妾滅妻，甘受蠱惑，何等恩愛情濃，這時，互相埋怨，變作仇人冤家，這類卑鄙無恥，淫賤下作之人，我師父最是痛恨，便想放你，也改了主意，你二人險詐存心，已然不打自招，除照師父所說，自相殘殺，更無別的道路，時機已過，不能再延，趁早求一個爽快的好，莫非還未受夠，真個要到二五地獄之中，每日受那七萬多次慘刑，苦熬一年零三個月，再形消神滅不成，妖婦受了多年惡報，積威之下，固把仇敵，畏如毒蛇猛虎，稍見形聲，心胆皆裂，便趙長素，先爲鐵姝元神所制，已看出仇敵魔法之高，遠非昔比，一聽這等口氣，也自胆寒心悸，那裏還敢絲毫違抗，又知鐵姝凶暴，甚於乃師，一言不合，便下毒手，雖然同是一死，却要受好些罪孽，驚弓之鳥，不敢多言，因覺妖婦，罪魁禍首，當初悍妻，雖是人老珠黃，不似昔年那樣熱愛，並無惡感，祇爲妖婦，日夜讒害，才致成仇，如今却怪自己，又聽仇人口氣凶殘，萬無幸理，念頭一轉，不由怒從心起，厲聲大喝，你這賊淫婦，既然毫無情義，且叫你多受一點孽報，說罷，飛身而起，待朝妖婦撲去，誰知妖婦，早已橫心，又知老魔，險詐百出，有了防備，不等發難，一聽口氣不善，先下毒手，來勢比他更快，妖婦功力，雖然不如妖婦遠甚，一則被困多年，肉身雖早被殘殺，但因鳩盤婆恨毒妖婦，立意使其多受苦難，祇管常年酷刑楚毒，並不傷他元神，久受煉魂之慘，苦痛雖多，妖魂反更凝固，無形中加了許多功力，老魔前遇玄真

子，與天蒙禪師，連受重創，魔法異寶，喪失已多，當日先爲易靜所敗，受傷不小，緊跟着又受邪法禁制，通身精血，幾被三梟神魔吸盡，元氣大耗，如非仇人，用心刻毒，欲令二人，自相殘殺，以圖快意，各有神魔附身，簡直不是對手，二人這一發動，鐵姝猶笑一聲，把手中魔訣一揚，便自飛走，於是二人，便在神魔主持之下，互相惡鬥，殘殺起來，雙方本已成仇，又有神魔，暗中捉弄，越發眼紅，都恨不能把對頭，生嚼下肚，才稱心意，易靜，石慧，旁觀者清，見鳩盤婆行爲，也真殘忍慘酷，這男女二妖人，先前身受，已是那等慘狀，臨死以前，還要使其互相殘殺，多受苦痛，暗罵女魔師徒，真個慘無人理，自己幸是近來功力高深，法寶神妙，暫時被困，終必脫險，如落仇敵之手，還不知是何光景，心正尋思，老魔和妖婦，已扭結一起，雙方本會邪法，不知怎的，竟和常人打架拚命，差不許多，女的扭住老魔，連抓待咬，晃眼功夫，便皮開肉綻，因精血已被魔鬼吸去，直流黃水，老魔空有法力，竟被扭緊，分解不開，妖婦又是元神，並非肉體，不怕還手，急得老魔無法，連聲怒吼，一面掙扎推拒，一面口噴魔光邪焰，燒得妖婦，也是連聲慘號，狼狽不堪，偏不知鬆手，一味慘嗥悲嘯，依舊亂抓亂咬不已，不消片刻，一個周身稀爛，一個爲魔光邪焰所傷，受創甚重，兀自糾結不解，鳩盤婆始終冷冷的，望着二人，一絲表情俱無，鐵姝手中拿着一個品球，不時注視，偶然也朝老魔妖婦，看上一眼，忽似發現球中有什警兆，朝鳩盤婆，把球一揚，說了幾句，微聞鳩盤婆，說了一句，便宜他們，鐵姝隨向老魔妖婦，戟指喝道，你們今日，真個

成了歡喜冤家，糾結不開了，我看這味道，不甚好受罷，老魔早已痛得面無人色，氣喘汗流，答不上話來，鼻子早已咬掉，那隻痛手，剛由口裏拔出，未及施爲，便被妖婦，搶先下手，撲上前去，把那咬而未斷的五指，相繼咬折，兩眼也抓瞎了一隻，滿臉稀爛，周身奇痛，鑽心透骨，偏被妖婦抱緊，欲罷不能，妖婦同受神魔暗制，一味連抓帶咬，向前拚命，連受魔火化煉，偏不知道逃避，也是連受重創，痛苦萬分，明知仇敵借此洩憤，底下身受，還不知如慘酷，聞言以爲又要出什花樣，心神大震，胆落魂飛，連忙顫聲哀嗥道：「賤婢孽報，已然受夠，望乞大仙姑，念在賤婢，雖然死有餘辜，這多年來，自知咎由自取，始終恭順，稍加憐憫，大發慈悲，祇求得到一個痛快，形神皆滅，均所甘心，說罷，嗚嗚悲哭起來，老魔雖受神魔暗制，畢竟修道多年，是個行家，見此形勢，忽然醒悟，知道慘禍必不能免，誰也休想得到絲毫便宜，一面勉強掙扎，厲聲喝道：「鐵姝，我雖與你師父有仇，你我以前，終是師徒情分，有好無惡，何苦助紂爲虐，並且眼前強敵，尙未除去，仇敵人多勢盛，夜長夢多，早點將我二人殺死，卽速下手，到底要好得多，免却許多顧慮，如等敵人，援兵到來，就算你師法力高強，能夠得勝，也必多費心力，何苦來呢，我自知孽報，情願形神皆滅，祇求快些下手如何，鐵姝聞言，猶笑答道：「本來師祖打算，令你二人，受完孽報，再用魔火，緩緩煉化，使峨嵋派賤婢，看個榜樣，是我再三代你們求說，方始改了前計，免去好些苦痛，現時便用魔火化煉，你二人如想早脫苦趣，休再強抗，免將師父激怒，多受罪孽，說罷，把手一招，

兩條比血還紅的魔影，便由二人身上飛起，一閃不見，妖婦自知無幸，到也認命，脫身以後，因受魔火焚燒，受傷太重，宛轉地上，疼得不住哀鳴，靜待仇人宰割，分毫未作逃走之想，趙長素畢竟老奸巨滑，人當危急死生之際，誰都惜命，何況魔法又高，擅長玄功變化，反正滅亡，附身神魔一去，靈智回復，不由又生妄想，故意癱倒地上，口中急呼，哀求鐵姝寬容，說他遍體鱗傷，苦痛已極，求念昔年師徒之情，容他自將肉體脫去，和妖婦一樣，同用元神，受魔火化煉，少受一次焚身之苦。也不想多挨時候，祇給他稍爲緩一口氣，鐵姝天性強傲好勝，老魔慣以巧言令色討好，平日頗爲投機，先前暗算，原出不已，見他這等哀求，竟爲所動，偷覷鳩盤婆，正朝手中晶球注視，不曾留意，心想老魔，被困岷山，如非自己前往訪看，怎會來投，反正先除妖婦，然後除他，也是一樣，似此稍爲徇情，師父當不致於見怪，心念一轉，故意怒喝，老鬼枉自修道多年，這等胆小惜命，怕癢怕痛，先除妖婦，給你個榜樣也好，揚手一蓬黑烟，先將妖婦元神罩住，當時發起火來，烈焰熊熊，將妖婦全身裹緊，疼得悲聲厲嘯，滿空亂滾，慘不忍聞，趙長素見鐵姝答應，心中暗喜，因知仇敵利害，那敢顯露絲毫形迹，一面裝着喘息狼狽，不能自主之狀，暗中默運玄功，打算冷不防，施展魔教中，解體分身大法，猛然逃走，如再不成，反正一死，沒有兩死，索性把身帶幾件，未用過的法寶，齊以全力，向仇敵暗算，報仇縱然無望，多少也使受點傷害，至不濟將這魔宮，毀去一半，稍出胸中惡氣，剛把毒計，準備停當，一見妖婦，受魔火焚燒時的慘狀，越發胆戰心



寒，求生之念更切，口中急呼，鐵姝手下留情，猛然連身躍起，裝着自殺，一片魔光迸射如雨，整個身子，忽然分裂八塊，分八面跌倒地上，同時，一條血影，在一片魔光環繞之下，比電還快，破空便起，魔女見狀，便慌了手脚，厲吼一聲，將手一揚，一片碧光，便朝血影飛去，無如趙長素，逃遁太快，鐵姝又正收拾妖婦快意，不暇兼顧，事由自己徇情，寬縱老魔而起，惟恐鳩盤婆見怪，本就急怒交加，老魔偏是意狠心毒，一見鐵姝，發出魔光追來，自己已快逃出三層埋伏，並無異兆，鳩盤婆也未有什么舉動，仍以爲鳩盤婆，猶念前情，明知故縱，或許不再斬盡殺絕，否則，一任自己，魔法多高，鳩盤婆也無不追之理，心恨鐵姝，不肯賣這現成人情，一時氣憤，竟將逃時，準備反攻拚命的，邪法異寶，施展出來，打算擋他一下，先把鐵姝擋住，免其窮追，以便逃走，就勢還可報那神魔吸血之仇，鐵姝一則近來連受重創，元氣大傷，遠非昔比，又當一心兩用之際，對於妖婦，不合心腸太狠，所用魔法，過於狠毒，雖以本身元靈主持，心神已分，功力減去許多，又因老魔，身遭慘敗，看出伎倆有限，未免驕敵自恃，絲毫沒有防備，萬沒料到，老魔情急反噬，竟把以前準備遇機救走愛妾，並尋他師徒報仇，隱藏多年，始終未用的，兩件邪法異寶，全數施展出來，驟出不意，所發魔光，先被老魔所發的一股紫焰敵住，緊跟着，烟光中，又飛出四五十枝飛叉，又尖上，各有三股金碧火花，向前衝射，魔光立被衝散，鐵姝本身元靈，便受了反應，老魔見狀大喜，意猶不足，妄想就勢，把鐵姝殺死，緊跟着，又把三枝喪門箭，朝下面射去，這原是瞬息間事

，當雙方鬥法時，老魔已然逃離上面出口，祇十數丈，晃眼便自越過，仗着肉身已失，僅剩元神，祇要一離崖口，到了上面，立可施展玄功變化，幻形逃遁，因是行家，一任鳩盤婆，魔法多高，也難尋踪，百忙中，瞥見鐵姝，元神重創，萬難追趕，妖婦已由悲聲慘鳴，變作吱吱怪叫，元神已被燒得縮成二尺大小，一團黑氣，眼看就要消滅，暗罵賤婢如此心狠，反臉無情，上月你不尋我，怎會上門送死，吃這大虧，恨到極處，張口一噴，魔叉妖箭，威力驟盛，滿擬鳩盤婆，此時不動，脫身十九有望，既定拚命，被你師徒追上，萬難活命，反正成仇，如將鐵姝，就便殺死，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非他不可，有力幫手一去，天劫將臨，萬無生路，豁出斷送這兩件法寶，既可報仇，稍出惡氣，即便仇人追來，有此三寶抵禦，也可擋他一陣，祇要稍爲延遲，緩住來勢，立可轉危爲安，不會再被追上，心念才動，元神已將飛出崖口，心方一喜，忽聽頭上，一聲冷笑，剛聽出是鳩盤婆的口音，心胆一寒，一片暗綠色的魔光，擁着九個，粉裝玉琢，形似童嬰的少女，已當頭壓到，知是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這一驚，真非小可，忙運玄功變化，待要逃遁，已被碧色魔光罩住，當時聞到一股極濃厚的血腥味，自知無幸，怒吼一聲，罷了，被那九個女嬰，往上一圍，元神便受魔法禁制，不能自主，隨同往下飛降，仍就回到原處，這一來，祇便宜了妖婦的殘魂，本來鐵姝，因知乃師，對這兩人，怨毒太深，本意還想討好，打算把妖婦，盡情處置，使其多受痛苦，再用魔火消滅，不料一時疏忽，中了老魔緩兵之計，本身元神，還受了傷，因老魔雖是劫後殘魂，所煉

邪法異寶，仍具極大威力，不是當時，所能解破，師父又是枯坐在旁，不言不動，不知是何心意，眼看老魔快要衝出重圍，正在情急無計，不料九子母天魔，突自空中現身，將老魔擒了回來，才知鳩盤婆，暗中早有準備，聲色不動，連上空三層埋伏，均故意停止，不曾使用，便將老魔元神，擒了回來，心中恨毒，頓犯凶殘之性，不顧再拿妖婦消遣，先把手一指，魔火邪焰，突然大盛，環繞殘魂一燒，祇聽連聲，極微弱的慘嘯過處，殘魂黑影，便由濃而淡，最後現出薄薄一條，與妖婦形貌相同的，淡紅影子，祇閃兩閃，便被內中一團魔焰震散，化爲千萬縷血絲淡影，大蓬魔火，往上一圍，當時消滅，鳩盤婆仍坐原處未動，魔女除了妖婦，立往老魔身前趕去，一面咬牙切齒，厲聲咒罵，一面施展魔法，朝前一指，那九個女嬰兒，本來環繞老魔身外，拍手歡嘯，舞蹈不休，看去宛如三五歲的童嬰，一個個生得粉滴酥搓，玉雪可愛，神態尤爲天真，任誰看去，也應生出憐愛，不知怎的，老魔見了，竟是萬分畏懼，滿臉驚怖之容，易石二女，始終在寶光籠護之下旁觀，石慧天真疾惡，先見妖婦受刑，被害時慘狀，已自憤怒，後見老魔元神遁走，因聽易靜說起，追敵經過，和老魔的爲人，一見要逃，便想仗着家傳法寶防身，隱形追去，易靜大驚攔道，這幾個男女妖人，都是極惡窮凶，正好使其自相殘殺，我們多挨時候，鳩盤婆端的比電還快，那怕相隔萬里之外，也能隨着嘯聲飛到，神速無比，老魔決逃不脫，你那防身隱形之寶，任多神妙，決非女魔師徒之敵，與我同在一起，靈能暫時自保，冒失離開，再想回來，決非容易，那時進退兩難，凶多吉

少，還是不要離開的好，話剛說完，老魔便被擒回，石慧笑說，師伯你看，那些小孩，有多愛人，老魔爲何那樣害怕，易靜方說，此是仇人所煉九子母天魔，陰毒異常，一會現出原形，你就知道他的利害了，正指點談說間，一片怒吼聲中，那九個女嬰，突然就地一滾，化爲九個惡鬼，朝趙長素撲去，易靜以前，學道多年，經歷甚富，見那九魔，貌相雖然猶惡，但是面上有肉，一個個白髮紅睛，太鼻闊嘴，除滿嘴利齒，十分尖銳細密，其白如銀，閃閃生光而外，並不是已往所遇，各種凶魔惡鬼，形似骷髏，周身白骨崢嶸之狀，知這九魔，平日飽吸修道人的精血元氣，又經主人，多年苦煉，已快煉成實質，形體與生人無異，邪法神通之高，更不必說，祇被上身，休想活命，心念一動，正囑石慧，說九魔已現本來面目，老魔元神，必爲所滅，不久來攻，看方才老魔，擒敵神氣，分明暗中魔網周密，決逃不脫，定數如此，除却耐心靜守，等過了這二十四日限期，才有解救，你孤身出敵，萬萬不可，如乘老魔未死，敵人知我不會逃走，暗用法寶，攻穿地面禁制，再仗你的家傳，驟出不意，仍由地底，冒險遁走，或者還能辦到，石慧接口說道，弟子所遇異人，也曾說過，破了魔女元命牌後，便可乘隙遁走，但是師伯一人在此，被困二十多天，有多悶人呢，休說結局無害，即便爲了師伯，犯點險難，也是應該，弟子已早打定主意，隨同師伯在此，等候時機，一同出險，決不離開了，易靜聞言，越發憐愛，終覺他人門日淺，犯此危難，於心不安，苦勸不聽，祇得聽之，再看前面，趙長素已被那九個魔鬼，團團圍住，不似先前三梟神魔，緊附身上，吸食人

血，任意吞噬，祇各噙着一張開口，由口裏噴出一股，暗綠色的烟氣，先將老魔，全身罩定，裹了一個風雨不透，然後頻頻吞吐，呼吸不已，老魔被那綠氣，越裹越緊，絲毫不能轉動，先還厲聲慘叫，咒罵不停，到了後來，鬼影越淡，不時發出極微弱的慘嗚，易靜暗忖老魔，昔年頗有凶名，如何這等不濟，任憑敵人，盡情殘酷，絲毫抗拒都沒有，心中生疑，試取玉環，定睛一看，老魔元神，已縮成尺許長的，一個小人，外層妖魂，被九魔裹住，也和真的一樣，料是老魔元神，化身之一，似知不能逃脫，萬分無奈之下，仍想施展詭謀，將所煉三尸元神，豁出多受苦痛，葬送一兩個，然後冷不防，乘機遁走，以免形神全滅，因是詭詐多謀，將元神由外面而內，一個罩上一個，任憑九魔飽啖，却將最重要的主魂隱藏在內，因外面兩層，全是真的，故此敵人，不易看破，暗罵老魔，真個奸滑，那頭一個化身，已被九魔把殘魂餘氣吸盡，對面鐵姝，見老魔元神，化去一個，又有一個出現，魂氣反到比前加強，惡狠狠厲聲罵道，無知老鬼，我師父恨你入骨，任你擅長玄功變化，除却飽受苦痛，多挨一點時候，想要逃走，仍是做夢，何苦寧死還要遭恨呢，說罷，將手連指，九魔口中烟氣，噴射更急，老魔在第一次，被三鼻神魔圍困之時，自知必死毒手，萬難保全，早就想好陰謀毒計，準備遇機拚命，即便不能與仇敵同歸於盡，至少也使受點重創，少出胸中惡氣，表面任憑魔鬼，吞吸精血，暗用玄功，將那一滴元精心血，暗自收去，鐵姝恃強輕敵，見老魔已被自己元神禁制不能行動，不知運用元神，暗中鬧鬼，一時忽略過去，老魔一直也沒機會使用，這時，恰好

用上，一任鐵姝，暴跳如雷，也不還口，表面仍似害怕已極，絲毫不露，也是鳩盤婆師徒，惡貫滿盈，心又過於凶毒，以致鐵姝，又受一次重創，等強敵到來，師徒二人，功力懸殊，鳩盤婆固是孽滿數盡，在劫難逃，鐵姝魔法異寶，雖然存在，本身元氣大虧，功力減去多半，將來仇報不成，還不免於形神皆滅，後話暫且不提，易靜旁觀者清，暗查老魔，在九子母天魔，環攻之下，哀鳴求恕，神情過於恐怖，雙方給怨太深，魔女鐵姝，又是著名凶殘，手狠心毒，反正不會絲毫寬容，何苦丟人，向其哀聲求告，越想越怪，隨用衆生環，再一注視，內裏竟是三層血影，外層神情苦痛萬分，內裏一層，血影要小得多，精氣却極凝煉，身外並有薄薄一層魔光，暗中隱護，不用法寶查看，絕看不出，胸前還懸着兩片寶光，正在暗指仇敵，切齒咒罵，暗忖這老魔鬼真凶，樂得讓他二虎相爭，相機下手，本未想動，也是老魔，想借所困仇敵，去分鐵姝心神，以便逃走，故意激怒，見鐵姝始終青滲滲一張惡臉，目蘊凶光，注定自己，祇先後辱罵了兩次，便一言不發，料知蘊毒已深，立意要使飽受楚痛，將元神去啖那天魔，全神貫注，戒備嚴密，雖然還有一件至寶，不會使用，威力更大，至多使仇人，受到一點傷害，還報更慘，平白多受苦難，毫無益處，如不冒奇險一試，又祇好束手待斃，別無絲毫生路，萬分情急之下，把心一橫，轉口哭訴道，我多不好，以前也是一家，現受天魔環攻，萬難逃脫，賤婢易靜，却是你師徒心腹之患，再不發動九子母天魔，救兵一到，仇報不成，還受慘害，何苦來呢，我有一件法寶，專能查看過去未來之事，比起晶球視影，清明得

多，事關你師安危，和天劫之來，能否避免，先前恨你師徒，太無情義，拚着同歸於盡，不願明言，此時一則慘痛難忍，不願受那滅神之禍，心想好歹終是自己人，你師昔年，也曾受我虐待，難怪恨毒，這才變計，我有抵禦天劫之法，祇肯饒我殘魂，情願用以交換，反正我那三尸元神，已被天魔啖去一個，就便昔年，向本命神魔，立有重誓，也算應過，於你師徒無害，不信，你祇將天魔，暫行收回，再用我這件法寶，如法觀看，自知真假，你們仇人乃是元神化身，得有玄門真傳，功力比我更強，不易除去，我也想好破他之法，但是此寶，非我親手，不能運用，如想取巧，以爲囊中之物，將我元神煉化，便可奪去，那就弄巧成拙了，易靜聽他說時，語聲已是十分微弱，強掙着急呼，啾啾哀鳴，宛如鬼語，又正受那惡鬼荼毒之際，自身難保，眼看形神皆滅，還想生心害人，不禁大怒，脫口喝道，老鬼無恥，他那主魂，藏在裏面，朝你師徒，咬牙切齒，暗中咒罵，並有一層極強烈的碧光煞火，環繞全身，看神氣不是想要乘機遁走，便是意圖報復，乘機暗算，能逃更好，不能，便傷得一個，是一個，消除他胸中毒氣，話未說完，鐵姝性雖凶毒，對於乃師，却極忠誠，一聽老魔，那等說法，居然信以爲真，大喝老魔，照你昔年寵妾滅妻，那等可惡，就不應再聽你的求告，由你自己受去，你既這等說法，可將法寶獻出，由我查看真假，祇不似你平日那樣，口是心非，或者還能代向恩師求告，保得一絲殘魂，否則，我羅網周密，又有恩師，在此坐鎮，任你魔法多高，至多借此喘息，緩一口氣，如是存心欺騙，處罰更慘，休怨我狠，隨說揚手飛起一團血球，把

手一指，九魔立時歡嘩而起，轉朝血球撲去，正待向前問話，老魔本來還想，巧騙魔女，將禁制撤去，忽聽易靜，警告魔女，道破陰謀，又見魔女飛來，朝着自己冷笑，面上佈滿殺機，越發猶厲，不知鐵姝，素性強傲，自恃魔法高強，老魔因有鳩盤婆在場，料定不是敵手，好些利害，陰毒的魔法，均未施展，以為伎倆不過如此，雖聽易靜之言，並未十分介意，老魔驚弓之鳥，却着了急，惟恐仇人看破，九子母天魔，二次上身，更無活路，口中哭喊，休中仇敵反間之計，我此時為你師父魔光圍困，決難逃脫，本身精血早盡，連想滴血分身，都所不能，其祇轉眼之間，你還怕我逃遁不成，鐵姝對於易靜之言，本是半信半疑，及見老魔情急之狀，反到生出疑心，正要喝問，猛瞥見老魔口中發話，胸前突現出一團紅影，內層元神，果有碧光微閃，越料易靜，所說不差，心方一動，覺着自己，不該大意，說時遲，那時快，波的一聲大震，老魔身外魔光，首被震破，一團形如日輪的，暗赤光華，中發十萬點，金碧火花，已電也似急，迎面打到，同時，一條老魔的人影，在另一片深碧魔光，環繞之下，向空射去，鐵姝祇管得有師門真傳，修煉多年，魔法甚高，一則，老魔經歷較多，機詐絕倫，雙方門戶，又各不同，發難更快，當時先被金碧火花，射中身上，如非玄功變化，飛遁神速，就這一下，不死也必重傷，不禁怒發如狂，正待行法抵禦，猛瞥見老魔元神，刺空而逃，不知老魔，聲東擊西，以為老魔拚送一件至寶，元神就勢逃走，事有湊巧，鳩盤婆查知易靜，並非上門尋仇，乃是老魔，誘敵追來，想起連日推算未來，這末一次的大劫，似由人為，祇為自身



劫運所關，推算不出細底，心却憂慮，深知旁門中人，決不敢來惹自己，眼前正教中，除却峨嵋派門人易靜，祇有天蓬山，靈嶠仙府門下，兩個女弟子，以前結有仇怨，惟恐牽一髮而動全身，再三嚴命門人，不許與正教中人為敵，誰知竟被引上門來，多年威名，仇敵口氣又惡，雖然勢成騎虎，仍想設法化解，最好使仇敵知難而退，從此化敵為友，才對心思，無如上來，愛徒使中老魔鬼計，把事鬧僵，便把老魔，痛恨入骨，一面借着處置這兩個狗男女，向敵示威，使之畏懼，滿擬對方，稍為氣餒，再用巧言暗點，推說雙方師長，已成朋友，念在事出無知，祇肯稍為認過，便可放走，不與計較，此舉如能辦到，不特免去未來隱患，並不致有損多年威望，故對老魔妖婦，盡情楚毒，對於易靜，祇是軟困，故意不加開問，就這樣，仍恐易靜，胆小害怕，暗用峨嵋傳音法牌，向諸老同門，告急求救，少時得信，紛紛趕來，敵人一多，事便鬧大，更難化解，因是大劫臨身，心神不寧，那高法力的人，為了一點虛名，事前未向易靜，好言解說，又未仔細查看老魔暗中，有無鬼計，以為元神，已受禁制，又有九子母天魔，包圍全身，吸食精氣，決逃不脫，一時疏忽，沒有防備，反將元神，遁往上空，意欲暗用諸天祕魔法，將方圓千里的九環山魔宮，上下一起隔斷，免被外人得知，跟踪尋來，這時，元神恰巧離開，鐵姝却不知道，一見老魔，乘機逃走，以為那形如日輪的法寶，任多利害，必被師父收去，心又痛恨老魔，也未細想，便朝上空追去，鐵姝原料，老魔是想遁走殘魂，沒看出中藏陰謀毒計，祇顧朝那魔影追趕，以為那團形如日輪的火球，乃是一件異

寶奇珍，現有師父在場，必能將其消滅，一時疏忽，不曾理會，專朝上空追去，雙方飛遁，均極神速，鐵姝驟出不意，先爲老魔所傷，起身稍緩，惟恐追趕不上，一面加急猛追，口中厲聲急呼，恩師快來，晃眼之間，老魔元神，已快逃出禁網，急急交加之下，暗中埋怨師父大意，不知何故，竟將自設的三層禁網，一齊止住，第一次追趕老魔時，連經施爲，均未發生靈效，已是奇怪，先還疑是故劍難忘，舊情未斷，有心縱令老魔逃走，後見乃師，運用元神，將老魔擒回，並用九子母神魔，將其圍困，分明不曾料中，此時偏又坐視老魔逃走，未加問問，連血河大陣，也未發動，萬一仇人易靜，看出破綻，乘機逃走，不特心思白用，還留異日一個大害，這是何苦，連喊數聲未應，元神已快追到谷口上空，兩下相隔，不滿十丈，正準備運用玄功，施展魔法，先將老魔困住，忽聽上空，傳來一聲怪笑，聽出是鳩盤婆的口音，才知師父，表面從容，實則和方才一樣，暗有準備，斷定老魔，難逃毒手，心中一喜，厲聲喝罵，老鬼無恥，今日叫你知我利害，口中發話，元神早化碧光，電掣追上，老魔原是故意做作，拚着再葬送一條元神，仗着法寶之力，暗用滴血分身，祕魔大法，冒險逃走，此舉機密神速，連鳩盤婆，也未想到，就此逃走，並非無望，一則，恨極鐵姝，早想乘機報復，又見追逼太緊，否則，第二元神，也可保全，不由怒火中燒，正待就勢反擊，與之一拚，忽聽鳩盤婆笑聲，起自上空，與鐵姝呼聲相應，驚弓之鳥，未免心慌，忘了逃命要緊，妄想拚命，用法寶暗算鐵姝，同時，施展血光遁法逃走，鐵姝也是背運當頭，祇顧追敵，一聽上面師父笑聲

越發得意，剛追上前，用元神所化魔光，將老魔罩定，待要擒往陣中，放出天魔，重加楚毒，忽聽腦後風雷之聲，甚是迅急，因老魔元神，已被魔光，籠罩在內，猛力掙扎，似想突圍逃走神氣，不知是計，一面以全力施爲，一面閃身回顧，正是先前所見，形如日輪，中發億萬金碧火花的，那團暗紅光華，由內裏發出風雷之聲，由下面電掣追來，百忙中，也未看出此寶來歷，不是一躲可以了事，正待施展魔法異寶，上前抵禦，不料心神已分，老魔虛實兼用，中藏毒計，那團紅光，在老魔主持之下，如影隨形，其急如電，鐵姝元神，裹定老魔，因所困是老魔元神，不比肉身易制，對方又有準備，好些礙難，老魔更立意要制他的死命，一面假裝掙扎，引使分神，一面暗中發難，鐵姝看出仇敵，法寶利害，心更憤急，竟將專戮道家元神，奉有嚴命，輕易不用，的玄陰二五，斬魂刀，放將起來，一溜灰白色冷森森的刀光，帶着一股陰風慘霧，照準紅球，迎面斫去，此寶乃鐵姝用一甲子的苦功煉成，專破魔教中的至寶，和修道人的元神，陰毒非常，滿擬手到成功，誰知老魔，懷仇多年，所有法寶，均爲對付他師徒二人而煉，鐵姝這一發難，正合心意，兩下才一接觸，鐵姝猛覺老魔，掙扎越猛，簡直制他不住，心方一慌，暗道不好，那九子母天魔，威力太猛，又不能輕易發放，一心祇盼鳩盤婆，出手擒敵，微一遲疑，波的一聲大震，千重血雨，中雜億萬金碧火花，突隨紅光，一同爆炸，立有一條兩尺來高，與老魔形貌相同的血影，自內飛出，晃眼幻出無數化身，同時暴漲，迎面撲來，這才看出老魔，法力高強，出乎意外，不禁又驚又怒，忙運玄功，往側閃避，

不料先被魔光所困，那條魔影，突然怒吼一聲，一閃不見，耳聽鳩盤婆，厲聲急呼，徒兒速退，免受老鬼暗算，情知不妙，忙即退逃，已自無及，說時遲，那時快，祇見魔光影裏，現出豆大一粒血光，閃得一閃，當時爆炸，鐵姝如非逃遁得快，應變尙速，元神必受重傷無疑，這一驚，真非小可，急急交加之下，往前一看，老魔所現化身，竟有百十條之多，除當頭迎面來撲的幾個而外，下餘均帶着一縷縷鮮紅如血的火焰，比電還快，分朝四面，射空逃去，知道這類滴血分身，上乘魔法，分合由心，祇要逃出一絲殘魂，一任對方禁制，如何神妙，祇要行法一收，立生感應，被其全數收去，合爲一體，休看三尸元神，已喪其二，仍能吸收別的遊魂冤鬼的精氣，重煉上十餘年，便可復原如初，事前不曾防備，照此情勢，恐師父也未必能全數收回，心正惶急，切齒痛恨，無計可施，眼前倏地一亮，一片深碧色的魔光，突在天空出現，天塌也似，猛壓下來，祇一閃，便將所有血影，似網魚一般，全數網住，當空立成了一片碧海，一任妖魂在裏面，往來衝突，祇逃不出去，老魔化身，也越變越多，爲數不下千百，在光網中悲聲厲嘯，怒吼不已，光網方圓不下百畝，也不往中心收攏，任其呼嘯衝突，始終懸空不動，易靜石慧，守住下面陣內，仰望上空，看得畢真，暗忖魔陣深藏在內，本來不見天光，如何能夠看到，料定老魔鬧鬼，不知出什花樣，男魔一死，便要臨到自己頭上，心正尋思，鳩盤婆祇是元神在上空施爲，本身仍坐原處未動，忽然手指上空，冷冷的說道，方才你居心險惡，故意引鬼入室，以爲我如得勝，你可報那斷臂之仇，爲我樹一強敵，我如爲

仇敵所敗，也可代你愛妾雪恨，快意一時，此舉本已弄巧成拙，如再知機，不將我強行請來，照你此時所現法力，保全殘神逃走，並非絕對無望，也是你平素陰柔險詐，該當遭此惡報，害人不成，反害自身，你這多年來，爲想代你愛妾報仇，曾拜西峴崙沙神童子爲師，所有法寶，專爲對付我師徒而煉，可惜心機自用，未等尋來，便爲玄真子，天蒙禪師所敗，人言你邪法異寶，失去大半，我知你人最陰沈，自來笑裏藏刀，不肯外露，必有幾件最惡毒的法寶，不曾使用，來時，本就疑你中藏詭謀，後見三尸元神，已被天魔吸去一個，身受那等苦痛，未見分毫抗拒，又值陣中，困有敵人，元神飛空佈置，一時疏忽，徒兒又是驕敵心粗，誤中奸計，被你逃脫，按說你三尸元神，已喪失其一，肉身又早尸解，昔年惡誓，總算應驗，如若就此逃走，就我師徒，恨你太甚，不肯罷休，仗着陰謀周密，我師徒已被瞞過，你那法寶，和滴血分身，上乘魔法，均極神妙，冷不防，施展玄功化身，四散逃走，無論如何，也能逃出一些元神真氣，你偏居心凶毒，當此萬鈞一髮，死生呼吸之間，仍想害人，才致被我警覺，用碧目天羅，將你困住，我知你那護身魔光，能合能分，爆炸之力極強，如將天羅收緊，你固不免於死，本山靈景，難免被你震壞，爲此不加收縮，祇將九子母天魔，放在裏面，由其緩緩吸收你的殘魂，你以爲化身越多，稍有空隙，逃走一兩個，便可如願，却不知我，恨你刺骨，方才已在暗中行法，每一元神，均有諸天玉姪絲，緊附其上，寶光已隱，此寶威力神妙，一經上身，便如影附形，又無絲毫感覺，須等九子母天魔，飛入網中，方現形迹，任你

多大神通，除比方才，多受苦難而外，祇等滅亡，並無絲毫生路，此你自作自受，祇好靜候形神皆滅了，似你這類無恥無義的淫凶險惡之徒，我言盡於此，不屑和你再說了，說罷，將手一指，那九子母天魔，先被鐵姝，用魔法飛起一團血光，將其制住，本來同困光中，掙扎不脫，一個個急得厲聲怒吼，老魔一逃，竟朝鐵姝，磨牙怒吼，目射凶光，似要反噬主人神氣，吃鳩盤婆一指，血光立散，九魔飛身而起，待朝鐵姝撲去，鳩盤婆厲聲喝道，無知野鬼，放着現成美食，不去享受，意欲何為，說罷，揚手一蓬碧森森的光影，猛朝九魔撲去，光中立現出無數金針，打得九魔，紛紛慘嗥，鳩盤婆重又喝道，無知野鬼，你當知我利害，此後忠於主人，免遭無邊苦難，我碧目天羅之中，困有仇人，三尸元神，這老鬼得道多年，元氣凝煉，正可供你享受，還不快動，說罷，手又一指，那蓬碧光金針，立押了九魔，往光網中飛去，趙長素一聽仇人口氣，自知萬無生理，情急之下，仍然妄想趁着九魔入網，魔光分合之間，衝逃出去，也在網中，連聲怒嘯，待機而動，向前猛射，誰知敵人利害，九子母天魔，尤為神妙，那數十百條魔影，守在網側，正待相機前衝，九魔在鳩盤婆，法力主持之下，竟透光而入，這一來，所有妄念都絕，剛慘嗥得幾聲，常頭已有九個化身，被九魔擒住，明是一條虛影，竟與實質無異，吃九魔利爪，一把抱緊，噙着一張血盆大嘴，猛力一吸，趙長素的魔影，立時由濃而淡，晃眼化為烏有，又改朝別的元神撲去，下餘百餘條魔影，斷定無幸，也把心一橫，妄想拚命，待將所煉諸天魔焰，聚在一起，驟然發難，即便不能報仇脫身，好歹

也將九子母天魔，消滅幾個，誰知九魔，動作如電，來勢快得出奇，晃眼之間，元神化身，又被吸去了好幾個，這類化身，均有靈感，痛癢相關，老魔負痛情急，又知慘禍難免，祇得用十八條化身分爲兩起，去供九魔吞噬，以緩來勢，把下餘百十條元神聚合一處正待發難，剛往當中會合，未及施爲，就這晃眼之間，猛覺身上，微一迷忽，每條元神，均有五色彩絲纏緊，不痛不癢，祇是通身軟綿綿的，絲毫行動不得，休說聚合所有元神，發動魔焰神火傷敵，連往一起聚攏，均辦不到，老魔功力甚高，所煉三尸元神，精氣凝煉，無異生人，祇有一個受傷，爲九魔所殺，下餘百十個化身，同時感受苦痛，先前妄想脫身報仇，未得如願，此時，因受九魔啖吸生魂之慘，萬難禁受，已然變計，不再求生，祇想早死，無奈仇人怨毒太深，立意使他多受苦痛，並向易靜師徒示威，那裏容他痛快，除開頭爲示九子母天魔的威力，才一照面，便將老魔化身，吞食了二十七個而外，下餘便改快爲慢，由九魔在光網中，分頭捕捉，慢慢吞噬，老魔幾次，想把元神合爲一體，均爲柔絲所制，行動不能自如，眼看化身，一個隨着一個消滅，所受苦痛，其慘無比，想求速死，都是萬難，每失去一個化身，元神跟着損耗，抗力越發微弱，所受越慘，敵人冷酷凶狠，師徒二人，坐在一旁，互相說笑，直如未見，先還想反正是死，何苦再向仇敵服低，後來連附在身上的魔焰神雷，也被九魔，相繼吸收了去，如照平日，還可驟出不意，猛然發難，傷害仇敵，吃那五婬柔絲一綁，竟會神志昏迷，不能自主，實在忍受不住，由不得哀聲慘嗥，祇求鳩盤婆，大發慈悲，賜以速死，易靜見老

魔元神被擒，此是罪魁禍首，先頗快意，又看出上空，伏有極嚴密的魔網，深幸先前，不曾冒失逃遁，爲敵所笑，後見老魔，困入羅網之中，被九魔鬼吞噬，所化元神又多，身受奇慘，令人不忍目睹，老魔已在連聲悲號，苦求速死，鳩盤婆師徒，連理也未理，覺着敵人，殘忍太過，石慧年少天真，早就急於義憤，幾次想要出手，均被止住，這時，又在一旁慫恿，也忍耐不住氣憤，大聲怒喝道，老女魔鬼，眼看惡貫滿盈，大劫臨身，還要如此殘忍，老魔雖然爲惡太甚，對你負心，已將他殺死，形神皆滅，也就夠出氣了，剩這幾縷殘魂，即早消滅也罷，爲何如此凶毒，似此惡行，天人共憤，你也修煉多年，難道不知因果，如因畏懼天劫，意欲示威，使我知難而退，直是做夢，休說我昔年，無故受你魔徒欺凌，兩次被你逞強出頭，爲你魔法慘害，如非恩師，和兩位前輩仙長相救，連元神也難保全，此仇早晚已是必報，便你師徒，積惡如山，我奉師命行道，對你這類，妖邪魔鬼，也必爲世除害，不肯放過，我如怕事，早已遁走，何必停留在此，一則，看你有何神通，敢於如此凶橫，再則，你還有二十餘日，未限未終，此時除你，也是徒勞，暫作旁觀，并借此試驗道力，時機一到，便即下手，爲世除害，你師徒的伎倆，我已看透，不過如此，速將老魔元神消滅，免得看了心煩，再將你這魔陣，盡力發揮，看你能把我二人如何，再不發動，我們就要先下手了，鳩盤婆原意，想把易靜嚇退，祇要對方口風，稍爲一軟，立時見風收蓬，化去前仇，免與峨嵋結怨，不料心事，被人叫破，所說的話，句句刺耳，由不得激發凶野之性，他這裏還未發作，鐵姝自來痛恨



正教中人，惟恐天下不亂，以爲乃師，近年爲懼天劫，遇事斂迹，不敢與正教中人結怨，不知乃師因見敵人，始終持重沈穩，不戰不退，一味旁觀，時作冷笑，彷彿胸有成竹，心疑有備而來，或是傳音法牌，已先發出，正在待機，心雖憤怒，猶有顧忌，認爲乃師怯敵，如不搶先發難，就許借口下台，將人放走，都不一定，心念一動，怒火上攻，仗着九子母天魔，當初原是師徒合煉，雖然功力要差得多，驅以害人，却能指揮如意，手指趙長素，口喝老鬼，便宜了你，隨說，手挽法訣，朝空連指，九魔立時施威，同聲歡嘯，擁上前去，這時，老魔僅剩二十幾個元神，吃九魔搶上前去，各抱一個，互相吞噬，一片慘嘯聲中，兇眼全被九魔吞吸盡淨，鳩盤婆似在尋思，也未阻止，等老魔元神吸盡，揚手一招，那碧目天羅，立似碧海飛墮，將當地籠罩在內，先朝鐵姝，怒容低喝道，你這孽障，祇知持強多事，那知利害，今日我一出手，便與敵人，不能並立，你近年元氣損耗太多，少時不免待我主持天魔，暫作替身，却不可輕敵大意呢，說罷，方對易靜微笑道，白道友，（易靜前身名白幽女）昔年因你傷我門人，不容坐視，我雖對你太狠，也是勢成騎虎，不得不爾，當初祇說，以我諸天祕魔大法，所煉神魔，必能使你形神皆滅，隨知循環報復，竟歷三世，到你今世，煉成元嬰，投到峨嵋門下，我想令師，正教宗主，領袖羣倫，嶽負海涵之量，於人無所不容，貧道雖非知交，曾有兩面之緣，蒙他不棄，說我所習，雖非玄門正宗，行之如善，仍可救人成道，我爲聽他良言，重訂教規，永不再傷無辜，峨嵋開府，我雖未接請柬，仍令門人金銀二姝，前往道賀，以

示從善如流之意，祇說道友，雖然兩遭慘劫，今已轉禍爲福，不久即可成道，當不致再念前仇，今日道友，窮追老鬼，尋上門來，我先神遊海外，未及查知，後才算出道友追敵，事出無心，本意暗告鐵姝，事完之後，聽憑道友自去，不料道友，始而口出惡言，明見陣法已收，仍仗法寶防身，坐待不去，現又說出這番話來，未免欺人太甚，如再容讓，不特自毀信條，便是門人，也無顏相對，既成仇敵，終須分個高下，不過，我仍看你在令師情面，祇肯知難而退，決不趕盡殺絕，稍爲服輸，便可放走，否則，我那九子母天魔，固極利害，便這血河大陣，先前爲想善罷，不等徒兒施爲，連同上空禁網，均被我一齊止住，你雖被困陣內，尙未看出他的妙用，一經施爲，威力之大，不可思議，你雖持有師傅七寶，能否守住元神，不爲子母天魔所啖，尙自難料，請自戒備，我要不客氣了，易靜久經大敵，深知敵人，凶殘強暴，最利害是，魔法神奇，不論一言一動，內中均不免藏有陰謀暗算，已然打定主意，穩紮穩打，相機應付，挨滿這二十四日災難，再作計較，說完前言，便暗用衆生環，查看對方言動，並未答話，石慧因是早得家傳，乃祖石仙王，對他鍾愛，賜有兩件防身隱形之寶，萬邪不侵，至多被困，多利害的邪魔，也難侵害，也早就不耐久候，一見仇敵變臉，空中魔光，往下飛墮，籠罩全陣，見那魔光，形似一個極大的網罩，光色深碧，最奇是上面網眼，形似人目，彷彿億萬鬼眼，合織而成，閃爍放光，看去冷森森的，由不得，使人生出一種淒厲陰森之感，又聽易靜，傳聲低語，說那魔網，乃無數凶魂厲魄，和新死人的雙目，千萬年陰燐，合煉而成，專

制道家元神，一經入網，休想逃脫，內中更有不少諸天五姪絲，凶威越盛，祇有五行神火，和乾天靈火，或者能破，多高法力遇上，也無幸理，此外還有好些陰毒邪法，件件利害，如非定力高深，身旁帶有至寶奇珍防護，萬無生理，千萬不可冒失出門，石慧聞言，心中不服，早就躍躍欲試，不等鳩盤婆話完，便怒喝道，醜魔鬼，陳仙子說你日內大劫臨頭，形神皆滅，易師伯便是你的追魂使者，不早跪下求饒，還敢出口狂言，我先叫你嚐嚐味道，話未說完，揚手便是二十餘團，石火神雷，連珠發出，照準鐵姝師徒，和上空魔網打去，說也真巧，那石火神雷，乃石仙王採取數千年前地底和山腹中蘊結的，靈石真火，費數十年苦功，凝煉而成之寶，正是陰魔剋星，鳩盤婆師徒，雖未受傷，鐵姝在旁，好容易，盼到乃師說出對敵的話，自恃得寵，竟把鳩盤婆，平日嚴命，不是乃師親到，便似先前連所遭挫敗，均未敢用的，血河陣主旛，一齊施為，四十九面，高約三丈六尺，上面滿佈汚血，隱現無數魔鬼影子的魔旛，突然一齊出現，雙方恰巧同時發動，鳩盤婆固是勢成騎虎，料無善罷，易靜也是事出倉卒，沒想到石慧手口並用，不及阻止，祇見二十餘團酒杯大小，墨綠銀白二色的火星，作對飛出，比電還快，到了外面閃得一閃，立似震天價的迅雷，互相衝擊，當空爆炸，一串連珠霹靂聲中，那四十九面魔旛，剛一現形，立時四外火焰飛揚，和潮水一般，往易石二人身前擁到，吃那連珠神雷，紛紛爆炸，魔旛首被震破了二十來面，旛上本附有不少魔鬼血影，未等飛起一齊粉碎，惡鬼慘嗚厲嘯之聲，紛紛四起，血河大陣，竟被石慧，無意之中，破去小半主旛。

，滅却好些威力，鳩盤婆早就看出石慧，髮作翠綠，根骨靈秀異常，不類常人，年紀偏又甚輕，心中奇怪，正用魔語傳聲，向鐵姝探詢來歷，忽聽說起，陳仙子說他大劫將臨之事，想起昔年所遇女異人，心更驚疑，微一分神，遭此慘敗，忙使魔法防護，已自無及，不由暴怒，厲聲大喝，無知賤婢，今日有你無我，說罷，手中魔訣，往外一揚，回手一按左肩，立有四十九把，血焰金刀，朝易靜飛去，同時，滿陣均被血光佈滿，成了大片血海，易靜深知魔法利害，得隙卽入，忙囑石慧，千萬不可妄動，忽聽上空，有一少女，傳聲急呼，恩師你在何處，弟子上官紅在此，易靜知道上官紅，道淺力微，如何能是鳩盤婆師徒對手，忙用傳聲急呼，我數中應有二十四日災難，終於轉禍爲福，卽速回山，不可停留，話還未完，忽聽鳩盤婆笑道，此女到也胆大，鐵姝可撤禁網，放他進來，此女根骨甚佳，用他生魂，祭煉法寶，再妙沒有，鐵姝未及回答，一片青霞，帶着千萬根巨木光影，和轟轟發發風雷之聲，已自空中飛墮，當頭血焰，吃青霞一衝蕩，雪崩也似四下飛散，立被衝開了一條血街，鳩盤婆師徒，和易石二人，全都大驚，要知上官紅，救師被困，九鬼啖生魂，佛光煉神魔，雙童鬥鐵姝，許多驚險新奇情節，請看下集分解。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定價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